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寓意草卷三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臣趙正池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欽定四庫全書

寓意草卷三

南昌喻昌撰

辨黃咫旭乃室膈氣危症用緩治法而愈

咫旭乃室病膈氣二十餘日飲粒全不入口延余診時
尺脉已絕而不至矣詢其二便自病起至今從未一通
止是一味痰沫上湧厭厭待盡無法以處邑庠有施姓
者善決生死謂其脉已離根頃刻當壞余曰不然脉經

明有開活一欵云上部有脉下部無脉其人當吐不吐者死是吐則未必死也但得天氣下降則地道自通故此症倍宜治中以氣高不返中無開闔因成危候待吾以法緩緩治之自然逐日見効於是始獨任以觀驗否乃遂變旋覆代赭成法而用其意不泥其方緣女病至尺脉全無則莫可驗其受孕萬一有而不求以赭石乾薑輩傷之呼吸立斷矣姑闕疑以赤石脂易赭石煨薑易乾薑用六君子湯加旋覆花煎調服下嘔即稍定

其岳父見用人參以為劫病而致憾余曰無恐也治此
不愈願以三十金為罰如愈一文不取乃全神照應藥
必親調始與服之三日後漸漸不嘔又三日後粥飲漸
加舉家甚快但病者全不大便至是已月餘矣一則憂
病之未除再則憂食之不運刻刻以通利為囑余曰臟
氣久結食飲入胃每日止能透下腸中一二節食飲積
之既久臟氣自然通透原議緩治何得急圖耶舉家僉
以余為不情每進診脉輒聞病者鼻息之揚但未至發

聲相詈耳蓋余以歸地潤腸之藥恐滯膈而作嘔硝黃
通腸之藥恐傷胎而隕命姑拂其請堅持三五日果氣
下腸通而病全瘳矣病瘳而其家竊議曰一便且不能
通曷貴於醫耶月餘腹中之孕果漸形著又議曰一孕
且不能知安所稱高耶吁嗟余之設誠而行以全人夫
妻子母而反以得謗也豈有他哉惟余得謗當世之所
謂醫者然後廼得名耳

胡卣臣曰議論入理之深自然入俗之淺如中無

開闔之語及臟氣逐日漸通之語豈堪向尋常索解耶

面議倪慶雲危症再生治驗

倪慶雲病膈氣十四日粒米不入咽始吐清水次吐綠水次吐黑水次吐臭水呼吸將絕醫已歇手余適診之許以可救渠家不信余曰儘今一晝夜先服理中湯六劑不令其絕來早轉方一劑全安渠家曰病已至此滴水不能入喉安能服藥六劑乎余曰但得此等甘溫入

口必喜而再服不須過慮渠諸子或庠或弁亦知理折
僉曰既有妙方何不即投見効必先與理中然後乃用
此何意也余曰金匱有云病人噫氣不除者旋覆代赭
石湯主之吾於此病分別用之者有二道一者以黑水
為胃底之水臭水為腸中之水此水且出則胃中之津
液久已不存不敢用半夏以燥其胃也一者以將絕之
氣止存一系以代赭墜之恐其立斷必先以理中分理
陰陽俾氣易於降下然後代赭得以建奇奏績一時之

深心即同千古之已試何必更疑及簡仲景方見方中
止用煨薑而不用乾薑又謂乾薑比半夏更燥而不敢
用余曰尊人所噫者下焦之氣也所嘔者腸中之水也
陰乘陽位加以日久不食諸多蛔蟲必上居膈間非乾
薑之辣則蛔蟲不下轉而上氣亦必不下轉妙處正在
此君曷可泥哉諸子私謂言有大而非誇者此公頗似
姑進是藥觀其驗否進後果再索藥三劑後病者能言
云內氣稍接但恐太急俟天明再服後旦轉方為妥至

次早未及服藥復請前醫叅酌衆醫交口極沮渠家并後三劑不肯服矣余持前藥一盞勉令服之曰吾即於衆醫前立地轉方頃刻見効再有何說乃用旋復花一味煎湯調代赭石末二茶匙與之纔一入口病者曰好藥吾氣已轉入丹田矣但恐此藥難得余曰易耳病者十四日夜不解帶目不交睫憊甚因圖脫衣安寢冷氣一觸復嘔與前藥立止思粥令食半盞渠饑甚竟食二盞少頃已食六盞復嘔與前藥立止又因動怒以物擊

婢復嘔與前藥立止已後不復嘔但困倦之極服補藥
二十劑丸藥一斤將息二月始能遠出方悔從前少服
理中二劑耳

胡貞臣曰旋覆代赭一方案中屢建奇績但醫家
未肯信用熟讀前後諸案自了無疑惑矣

論吳叔寶無病而得死脉

吳叔寶先生因治長公聖符之暇日無病索為立案豈
求隔垣早見而徹土先防乎僕未悉翁平素之脉因嘗

藥而吐瀉交作始為診之見脉躁而不靜勁而不柔疑所傷甚大乃翁漫不介意無非恃體之堅固耳及具道平昔始知稟受元陽甚旺從前所患皆為熱中之病蓋膏粱厚味之熱陽氣載以俱升熱必發為癰疽疔毒及膿潰斗許毒盡而陽不乏夫非得於天者厚邪然屢費不貲久從暗耗況人身候轉不常始傳熱中今傳寒中矣熱中則一身之痰俱變為熱痰熱則走故發為瘡瘍寒中則一身之痰俱變為寒痰寒則凝故結塞於胸膈

不易開散一絲陽氣高亢一絲陽氣卑微耳今見脉中
或三至一轉或五至一轉不與指相值自為區別雖名
三五不調其實陽氣孤危已甚翁弗病則已萬一病出
必匪紓徐迂緩試即以冬時為譬寒威凜冽陰霾晝見
天日無光或有之矣能無慮乎據所稟之厚宜百年有
常乃今亦覺早衰扶身藥餌有斷不可缺者服藥而脉
返其馴緝續罔間尚可臻古稀之列蓋所稟之豐如有國
者祖功宗德之隆即當衰季復有中興一段光彩耳

翁見案不憚至冬月果患胸腹緊痛脹悶不堪以滾酒熱鹽內澆外熨不止服附子理中十數劑始安次年四月臨喪過哀嘔血升餘服潤滯藥過多飲食入胃先痛後嘔大便沾滯而不堅燥欲成痰膈在郡更醫十餘手雜投罔効歸用土醫服觀音對坐草而胃氣搜削殆盡最後飲水惡熱乃胃中久失穀養津液盡枯一團真火內熾凡病此症者無不昏然醫者不審痰膈與熱膈異治尚以牛黃狗寶漫圖僥倖僕以

未病先識不敢染指投劑亦繇時輩媚嫉欲借翁病
為刀俎地先以去年所用之藥為謗端是以即有旋
覆代赭成法可施承當不下耳可勝悼哉

胡貞臣曰輿謗易興易息出於公耳獨壘荒中之
鬼蜮造端微而貽禍遠可慨可慨

附與門人論飲滾酒過多成膈症之故

過飲滾酒多成膈症人皆知之而所以然之理不達
也蓋膈有二種一者上脘之艱於納一者下脘之艱

於出耳然人之胃中全是一團沖和之氣所以上脘清陽居多不覺其熱下脘濁陰居多不覺其寒即時令大熱而胃中之氣不變為熱時令大寒而胃中之氣不變為寒氣惟沖和故但能容食不能化食必藉脾中之陽氣入胃而運化之機始顯此身中自然之造化也麴蘖之性極能升騰日飲沸酒不輟勢必將下脘之氣轉升於中上二脘而幽門之口閉而不通者有之且滾酒從喉而入日將上脘炮灼漸有腐熟

之象而生氣不存窄隘有加止能納水不能納穀者
有之此其所以多成膈症也若夫熱藥之性其傷人
也必僭以火曰炎上也寒藥之性其傷人也必濫以
水曰潤下也不僭不濫而獨傷中焦沖和之氣者必
無之理設果服附子能成膈患去年勸勿飲熱酒時
何不蚤言而治錢州尊失血大劑倍用又何自戾耶
赤土不容硃砂巧於用譖此方之不我穀者豈偶哉
面論大司馬王岵翁公祖耳鳴用方大意

人身有九竅陽竅七眼耳鼻口是也陰竅二前後二陰是也陽氣走上竅而下入於陰位則有溺泄腹鳴之候陰氣走下竅而上入於陽位則有窒塞耳鳴之候故人當五十以外腎氣漸衰於下每每從陽上逆而腎之竅開於耳耳之聰司於腎腎主閉藏不欲外泄因肝木為子疏泄母氣而散於外是以謀慮鬱怒之火一動陰氣從之上逆耳竅窒塞不清故能聽之用不礙而聽遠不無少礙高年之體大率類然較之聾病一天一淵聾病

者其竅中另有一膜遮蔽外氣不得內入故以開竅為主而方書所用石菖蒲麝香等藥及外填內攻等法者皆為此而設至於高年陰氣不自收攝越出上竅之理從無一人言及反以治少壯耳聾藥及發表散氣藥兼帶陰虛為治是以百無一効不知陰氣至上竅亦隔一膜不能越出竅外止於竅中汨汨有聲如蛙鼓蚊蠅鼓吹不已以故外入之聲為其內聲所混聽之不清若氣稍不逆上則聽稍清氣全不逆上則聽全清矣不肖悟

明此理凡治高年逆上之氣屢有奇効方中大意全以磁石為主以其重能達下性主下吸又能制肝木之上吸故也而用地黃龜膠羣陰之藥輔之更用五味子山茱萸之酸以收之令陰氣自旺於本宮不上觸於陽竅絲是空曠無礙耳之於聲似谷之受響萬籟之音尚可細聆宜更與人聲相拒艱於遠聽耶此實至理所在但醫術淺薄之輩不能知之試觀人之收視而視愈明返聽而聽愈聰者然後知昌之斯言非臆說也謹論

附荅岵翁公祖書

捧讀祖臺鈞諭耳中根原甚悉且考究方書揣摩內
景即深於醫旨者不能道隻字不肖昌竦然於金玉
之音從茲倍加深入矣慶幸慶幸昨方論中明知左
耳有一膜遮蔽姑置未論但論右耳所以時清時混
之故在於陰氣上觸耳蓋人兩腎之竅雖開於耳而
腎氣上入耳際亦為膈膜所蔽不能越於耳外止於
耳根下少則微鳴多則大鳴甚且將縈耳之筋觸之

跳動直似撞穿耳輪之象者然實必不可出也設陰氣能出耳外而走陽竅則陰陽相混非三才之理矣故耳之用妙在虛而能受也外入之氣隨大隨小至耳無礙惟內觸之氣咕咕有聲所以外入之氣僅通其半若鬱怒之火動內氣轉增則外入之氣轉混必內氣漸走下竅上竅復其虛而能受之體然後清清朗朗聲入即通無壅礙也方書指為少陽膽厥陰肝二經熱多所致是說在耳分部然少陽之氣能走上

竅其穴皆絡於腦巔無觸筋冲耳之理不當與厥陰
混同立說其通聖散一方汗下兼用乃治壯火之法
丹溪所取亦無確見惟滾痰丸一方少壯用之多有
効者則以黃芩大黃沉香之苦最能下氣而礞石之
重墜大約與磁石之用相倣也不肖昌所以不用此
方者以其大損脾胃且耗胸中氤氲之氣也至於腎
虛耳鳴指作膀胱相火上升則陽火必能透出上竅
不為鳴也尤見丹溪無據之譚易言水中有火原說

真火故坎中之一點真陽即真火也高年之人腎水已竭真火易露故腎中之氣易出難收況有厥陰之子為之挹取乎然則壯水之主以制陽光如釜中加油而燈焰自小誠為良治乃云作腎虛治不効者知其泛論世人不為老人立法也夫收攝腎氣原為老人之先務豈丹溪明哲而為此等議論乎不肖昌昨方論中欲返祖臺右耳十餘年之聰以仰答帝鑒慰藉蒼生耳非為左耳數十年之錮論也草野不恭統

惟亮宥謹復

胡旨臣曰耳鳴之故從來無人說透此案方大開

法門

直叙王岵翁公祖病中垂危復安始末

岵翁公祖自春月論耳鳴後見昌執理不阿知為可用
至冬初以脾約便艱再召診視進蓰蓉胡麻首烏山藥
等四劑即潤蓋緣腸中少血多風與藥適宜故効敏耳
自是益加信悅時沐枉駕就問披衷相示冬盡偶因飽

食當風忽然一吐傾囊而出胃氣大傷隨召診間體中微似發熱左關之脉甚大自云始先中脘不舒今覺氣反攻左始用梨汁不投今用蔗漿稍定不知此何症也昌因斷曰此虛風之候也以胃中所受之水穀出盡無畱空虛若谷而風自内生蕪腸中久蓄之風乘機上入是以胃中不安然風入於胃必左投肝木而從其類是以氣反攻左而左脉即為之大且勁內經云風淫於內治以甘寒梨汁蔗漿俱甘寒對症之物而一効一不効

者又可知胃中氣虛已極不耐梨性之達下而喜蔗性之和中也於是以甘寒一派之藥定方人參竹瀝麥門冬生地黃之屬衆議除參不用服後腹中呱呱有聲嘔出黃痰少許胸中遂快次早大便亦通症似向安然有可怪者本是胃經受病而胃脉反不見其病祇是上下兩傍心腎肝肺之脉時時另起一頭不安其常因為剖心爭論謂此非上下兩傍之見病端也乃中央氣弱不能四迄如母病而四子失乳故現饑餒之象耳觀祖翁

自云口中之味極淡又云水到喉管即汪住不肯下行
明明是胃中之氣不轉宿水擋住喉間不能更吞新水
耳宜急用四君子湯以理胃氣則中央之樞軸轉而四
畔之機關盡利喉管之水氣不逆而口中之淡味亦除
矣如不見信速請明者商之不便在此羈時悞事也然
而言過激烈反怪為故意驚駭改召二醫有謂中風者
有謂傷寒者見各不同至於人參之不可用則同聲和
之謂症之輕而易療則同力擔之微用發表之藥即汗

出沾濡又同口讚之曾不顧已竭之胃氣追之實難反
開關而縱之去於是氣高神蕩呃逆不休矣再邀倖而
投黃連一劑將絕之系加極苦以速其絕二醫措手不
及復召昌至則脉已大亂如沸如羹頻轉頻歇神昏不
醒身強莫移年壽間一團黑滯其氣出則順而入必噦
通計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即得一萬三千五百噦矣
二醫卸禍謂昌前所議四君子湯今始可用吁嗟呼吸
存亡尚圖雍容樽俎乎據理答之曰氣已出而不入再

加參朮之膩阻立斷矣惟有仲景旋覆代赭石一方可收神功於百一進一劑而噦勢稍減二劑加代赭至五錢噦遂大減連連進粥神清色亮脉復體輕再用參苓麥冬木瓜甘草平調二日遂康復如初此蓋祖翁少時純樸不凋故松柏之姿老而彌勁非盡藥之功能也即論藥亦非參之力乃代赭墜參下行之力也祖翁病劇問昌何為不至及病間見昌進藥即鼓勇欣嘗抑何見知之深耶而昌亦得藉湯藥以行菽水之事快矣快矣

胡卣臣曰左氏春秋無與於兵而名將以為兵法之至精見理不到則一心之運用不出也噫難與俗人言矣

直推崧翁公祖病後再悞貽患

崧翁公祖深知醫理投劑咸中肯綮所以長年久世然苦耳鳴不樂對客其左右侍從誰能究心醫藥之前病獲安競以為人參之力而卸患者反得居功謂其意中原欲用參但不敢專主姑進不肖商確以示詳慎耳

於是善後之宜一以諉之曾不顧夫一悞再悞也吁嗟
善後之圖遂果易謀乎哉前所論虛風一症昌纔用甘
寒藥二劑稍効俄焉更醫悞以傷寒為治而致危殆昌
雖用旋覆代赭二劑回天然前此虛風本症尚無暇於
驅除而主家及醫其時方競誇人參之力謂調理更宜
倍用無俟叅酌曾不思虛風醞釀日深他日再求良治
不能及矣此際欲造庭力爭必謂生端即上書陳說又
恐中格惟有撫膺展轉太息而已吁嗟時事之不可為

大都若此矣然雖不得借箸而籌未可不列眉而論也
內經云風者善行而數變言風之為病無定體也又曰
病成而變此則專言胃風所傳之病變症最多也變症
有五一日風成為寒熱以風氣通肝則木盛而侮脾胃
故生寒熱也祖翁前病時左關之脉獨大自云氣反攻
左而每多寒熱之候致醫輩視為外感者是其徵也一
曰厥成為巔疾厥者逆也謂胃氣逆而上升成巔頂之
疾如眩暈之類也祖翁前病時呃逆不休時覺昏暈者

是其徵也一曰痺成為消中痺者熱也熱積胃中善食而易饑火之害也祖翁胃中素有積熱而多欲得食者是其徵也一曰久風為食泄言胃中風熾食已即泄不留停也祖翁平素三四日始一大便今嘗無故泄下數行是其徵也一曰脉風成為癘言胃中之風醞釀既久則榮氣腐而不清肌肉之間漸至潰爛以胃主肌肉也祖翁四末及脉道之間慣生瘡瘍浸淫為害者是其徵也此五者總為胃風之病祖翁俱已見端又喜食羊肉

河豚以召致之然亦不自繇也蓋風煽胃中如轉丸之
捷食入易消不得不借資於厚味而不知胃中元氣久
從暗耗設虛風止熄即清薄之味尚不易化沉於肥甘
乎今之醫者全不究病前病後消息明明語以虛風之
症竟不知虛風為何物奈何言醫耶奈何言調攝耶昌
於此殆不勝古今家國之感矣

案雖定而狂瞽之言未便呈覽兼值昌有浙遊旋日
祖翁復得重恙召診時語昌云一病幾危今幸稍可

但徹夜撰改本章不輟神亂奈何昌對曰胃風久熾
津液乾槁真火內燔宜用知母一兩人參甘草各一
錢日進二劑自安衆議方中用參太少且無補藥佐
之全無取義竟置不用連進參朮大劑不効越三日
劑中人參竟加一兩服後頃刻氣高不返而仙逝八
旬元老勲勒鼎彝子姓森森遶榻三匝夫復何憾獨
昌親承棧樸之化於報稱之心有所未慊也哀哉
直敘立刻救甦劉筠枝不終其用之故

筠枝先生創業維艱大率得之節嗇者多然七旬御女
不輟此先天元陽固密非人力之所為也若能良賈深
藏可以百年用之不竭奈何以御女之故而數擾其陽
耶夫陽者親上而衛外易出而難收者也在根基淺露
之軀毫不敢肆情縱慾幸而根深蒂固不易動搖乃以
房中之術自伐其根而重加栽接致大命危於頃刻豈
悞以節嗇之方而倒施之御女乎夏月陽氣在外陰氣
在內此時調攝之藥全以扶陽抑陰為主翁偶不快實

飲食起居如常醫者以壯年傷暑之藥香薷黃柏石膏知母滑石車前木通投之即刻不支卧於床褥次早余見時則身僵頸硬舌強喉啞無生理矣余診畢云此症雖危然因悞藥所致甫隔一晚尚可以藥速追急以大附子乾薑人參白朮各五錢甘草三錢大劑煎服可解此危萬不宜遲渠諸子不能決余忙取藥自煎衆議姑以前方煎四分之一服之安貼再煎未遲只得從之藥成送進適前醫再至遂入診良久阻藥不用余面辱其

醫進房親督灌藥寸香之久翁大嘔一聲醒而能言但聲雌而顫呼諸子乳名云適纔見州官回詢其所繇開目視之不語轉問醫者何人曰江西喻遂擡手一拱又云門縫有風來塞塞余甚快忙出煎所存三分之藥以續進維時嫺族雜至商以肩輿送余歸寓余斷欲進藥衆勸云且暫回寓或者明日再請其意中必懼吾之面折醫輩耳及他醫進藥啞聵如前越二日而逝余為之嘆惜不已焉七月御女不輟斧斤於內而假庸醫以權

長子次子繼天斧斤於外而開嫺族以鬱氣機久動尚
自謂百年無患也於人乎何尤

胡貞臣曰獻玉而遭刖認為頑石也投珠而按劍
詫為不祥也至剖石得玉轉災為祥尚然不識則
何見耶醫事固裂亦所遇適窮耳

論徐嶽生將成痿痺之症

徐嶽生軀盛氣充昔年因食指微傷見血以冷水濯之
遂至血凝不散腫潰出膿血數升小筋脫出三節指廢

不伸邇來兩足間纔至秋月便覺畏冷重綿蔽之外拊
仍熱內揣獨覺其寒近日從踵至膝後筋痛不便遠行
雲間老醫令服八味丸深中其意及僕診自云平素脉
難摸索乃肝肺二部反見洪大大為病進況在冬月木
落金寒時尤為不宜方來之勢將有不可嚮邇者八味
丸之桂附未可輕服也何也筋者肝之合也附筋之血
既經食指之挹取存畱無幾不能榮養筋脉加以忿怒
數動肝火傳熱於筋足跗之大筋得熱而短是以牽強

不便於行也然肝之所主者惟肺木性畏金稟令擁戴
若君主然故必肺氣先清週身氣廼下行今肺脉大則
肺氣又為心主所傷壅窒不清是以陽氣不能下達而
足寒也然則所患雖微已犯三逆平素脉細而今脉大
一逆也肝脉大而熱下傳二逆也肺脉大而氣上壅三
逆也設悞以桂附治之熱者愈熱壅者愈壅即日便成
痿痺矣此際用藥淵乎微乎有尋常不能測識者蓋筋
脉短勁肝氣內錮須亟講於金伐木榮之道以金伐木

而木反榮筋反舒匪深通元造者其孰能知之然非金氣自壅則木且奉令不暇何敢內拒惟金失其剛轉而為柔是以木失其柔轉而為剛故治此患先以清金為第一義也然清金又先以清胃為第一義不清其胃則飲酒焉而熱氣輸於肺矣厚味焉而濁氣輸於肺矣藥力幾何能勝清金之任哉金不清如大敵在前主將懦弱已不能望其成功況舍清金而更加以助火爍金倒行逆施以為治耶必不得之數矣

翁見藥石之言漫無忌諱反疑為張大其說而莫之
信竟服八味丸一月後痿痺之情悉著不幸所言果
驗乃卧床一載必不令僕一見聞最後陽道盡縮小
水全無乃肺金之氣先絕於上所以致此明明言之
而竟蹈之奈何奈何

胡貞臣曰此治痿痺症之妙法蓮華經也不當作
文字褻視

論江沖寰先生足患治法

庚辰冬於鼎翁公祖園中識先生半面竊見身體重着
行步艱難面色滯晦語言遲緩以為有虛風卒中之候
也因為過慮辛巳秋召診間細察脾脉緩急不調肺脉
勁大然肝木尚平陽氣尚旺是入風之邪未可易中而
筋脉掣痛不能安寢者大率風而加之以濕交煽其虐
所致以斯知尚可引年而施治也何也風者肝之病天
之氣也濕者脾之病地之氣也天氣迅疾故發之暴益
以地氣之迂緩反有所牽制而不能暴矣然氣別則病

殊而氣交則病合有不可不明辨者病殊者在天氣則風為百病之長其來微則隨相尅為傳次必遍五藏而始烈其來甚則不繇傳次而直中唯體虛之人患始不測焉在地氣則濕為下體之患其來微則足跗腫大然得所勝亦旋消其來甚則害及皮肉筋脉以漸而上攻亦唯陽虛之人勢始騰越焉兩者一本之天一本之地病各懸殊治亦異法者也病合者天之氣入於筋脉地之氣亦入於筋脉時乎天氣勝則筋脉張而勁焉時乎

地氣勝則筋脉驕而緩焉兩者其源雖異其流則同交相醞結蔓而難圖者也先生房中之風始雖不可知然而所感則微也至若濕之一字既以醇酒厚味而釀之於內又為炎蒸嵐瘴而襲之於外是以足患日熾雖周身筋脉舒展亦不自如究竟不若足間晝夜掣痛瘡瘍腫潰浸淫無已也夫春時之風也夏時之濕與熱也秋時之燥也三時之氣皆為先生一身之患者也而一身之患又惟一隅獨當之亦良苦矣設內之風濕熱燥不

攘足患其有寧字乎所可嘉者惟冬月寒水司令勢稍
未減而醫者不識此意每投壯筋骨之藥酒以驅其濕
不知此乃治寒濕之法惟冬月病增者方宜豈以風濕
熱濕而倒行逆施寧不重其困耶況乎先生肺脉勁大
三四日始一大便雖冬月亦喜形寒飲冷而不嘗近火
何所見其為寒濕也哉所以孫真人大小竹瀝等方風
濕熱燥寒五治之藥具備僂佝龐雜後人全不知用若
識此義為去取則神而明之事矣然則不辨症而用

方者幾何而不悞耶

胡貞臣曰辨症縱橫無礙劍光赫赫逼人

論錢太封翁足患不宜用熱藥再悞

錢叔翁太老先生形體清瘦平素多火少痰邇年內蘊之熱蒸濕為痰辛巳夏秋間濕熱交勝時忽患右足麻木冷如冰石蓋熱極似寒如暑月反雨水雹之類醫者以其足跗之冷也不細察其為熱極似寒悞以牛膝木瓜防已加皮羌獨之屬溫之甚且認為下元虛憊悞用

桂附河車之屬補之以火濟火以熱益熱絲是腫潰出
膿水浸淫數月踝骨已下足背指踵廢而不用總為悞
治而至此極耳其理甚明無難於辨若果寒痰下墜不
過堅凝不散止耳甚者不過痿痺不仁止耳何至腫而
且潰黃水淋漓腐肉穿筋耶太翁不知為醫藥所悞乃
委咎於方隅神殺所致豈其然哉此與傷寒壞症熱邪
深入經絡而生流注無少異也所用參膏但可頗理元
氣而無清解濕熱之藥以佐之是以未顯厥効以元老

之官不可以理繁劇設與竹漚同事人參固其經竹漚
通其絡則甘寒氣味相得益彰矣徐太掖先生服人參
以治虛風悞佐以附子之熱迄今筋脉短縮不便行持
亦繇不識甘寒可通經絡也且太翁用參膏後脾氣亦
既大旺健運有加矣此時儻能搏節飲食俾脾中所生
之陽氣得顓力以驅痰驅熱則痰熱不畱行而足患
竝可結局乃日食而外加以夜食雖脾氣之旺不為食
所傷然以參力所生之脾氣不用之運痰運熱止用之

以運食誠可惜也今者食入亦不易運以助長而反得
衰廼至痰飲膠結於胸中為飽為悶為頻咳而痰不應
總為脾失其健不為胃行津液而飲食反以生痰漸漬
充滿肺竅咳不易出雖以治痰為急然治痰之藥大率
耗氣動虛恐痰未出而風先入也惟是確以甘寒之藥
杜風消熱潤燥補虛豁痰乃為合法至於辛熱之藥斷
斷不可再悞矣醫者明明見此輒用桂附無算想必因
膿水易乾認為辛熱之功而極力以催之結局耳可勝

誅哉

胡卣臣曰濕熱傷足自上而下也足寒傷心自下而上也自上下者先清其上自下上者先溫其下觀此而民病傷國可知治先在民矣

論浦君藝喘病症治之法

人身難治之病有百症喘病其最也喘病無不本之於肺然隨所傷而互關漸以造於其極惟兼三陰之症者為最劇三陰者少陰腎太陰脾厥陰肝也而三陰又以

少陰腎為最劇經云腎病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此喘病無腎病之形也又云勞風發在肺下巨陽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當咳出青黃濃濁之痰如彈子者大不出者傷肺傷肺者死也此喘病無腎病之情也故有此症者首重在節慾收攝腎氣不使上攻可也其次則太陰脾厥陰肝之無症亦重勿以飲食忿怒之故重傷肝脾可也若君藝之喘症得之於髫幼非有忿慾之傷止是形寒飲冷傷其肺耳然從幼慣生

瘡癰瘡癰之後復生牙癰脾中之濕熱素多胃中之壯火素盛是肺經所以受傷之原又不止於形寒飲冷也脾之濕熱胃之壯火交煽而互蒸結為濁痰溢入上竅久久不散透開肺膜結為窠囊清氣入之渾然不覺濁氣入之頃刻與濁痰狼狽相依合為黨援窒塞關隘不容呼吸出入而呼吸正氣轉觸其痰鼾齁有聲頭重耳響胸背骨間有如刀刺涎涕交作鼻頰酸辛若傷風狀正內經所謂心肺有病而呼吸為之不利也必俟肺中

所受之濁氣解散下行從前後二陰而去然後肺中之
濃痰咯之始得易出而漸可相安及夫濁氣復上則窠
囊之痰復動窒塞仍前復舉乃至寒之亦發熱之亦發
傷酒傷食亦發動怒動慾亦發所以然者總繇動其濁
氣耳濁氣本居下體不易犯入清道每隨火勢而上騰
所謂火動則氣升者濁氣升也腎火動則寒氣升脾火
動則濕氣升肝火動則風氣升也故以治火為先也然
濁氣既隨火而升亦可隨火而降乃凝神入氣以靜調

之火降而氣不降者何耶則以濁氣雖居於下而肺中之窠囊實其新造之區可以僑寓其中轉使清氣逼處不安亦若為亂者然如寇賊依山傍險蟠據一方此方之民勢必擾亂而從寇也故雖以治火為先然治火而不治痰無益也治痰而不治窠囊之痰雖治與不治等也治痰之法曰驅曰導曰滌曰化曰涌曰理脾曰降火曰行氣前人之法不為不詳至於窠囊之痰如蜂子之穴於房中如蓮實之嵌於蓬內生長則易剝落則難繇

其外窄中寬任行驅導滌涌之藥徒傷他臟此實閉拒而不納耳究而言之豈但窠囊之中痰不易除即肺葉之外膜原之間頑痰膠結多年如樹之有蘿如屋之有遊如石之有苔附託相安倉卒有難於剗伐者古今之為醫者夥矣從無有為此渺論者僕生平治此症最多皆以活法而奏全績蓋肺中濁邪為祟若牛渚怪物莫逃吾燃犀之炤者因是而曠觀病機異哉肺金以脾土為母而肺中之濁痰亦以脾中之濕為母脾性本喜燥

惡濕迨夫濕熱久錮遂至化剛為柔居間用事飲食入
胃既以精華輸我週身又以敗濁填彼竅隧始尚交相
為養最後挹此注彼頗為外邪示豈弟致使憑城憑社
輩得以久遂其奸如附近流寇之地益以巨家大族暗
為輸導其滋蔓難圖也有繇然矣治法必靜以馭氣使
三陰之火不上升以嘿杜外援又必嚴以馭脾使太陰
之權有獨伸而不假敵餽我實彼虛我堅彼瑕批瑕搗
虛迅不掩耳不崇朝而掃清穢濁乃廣服大藥以安和

五臟培養肺氣肺金之氣一清則周身之氣翕然從之下降前此上升濁邪允絕其源百年之間嘗保清明在躬矣此蓋行所當然不得不然之法夫豈塗飾聽聞之贅詞耶君藝敦請頤治果獲全瘳益見僕言之非謬矣胡卣臣曰岐黃論道以後從不見有此精細快徹之譚應是醫門靈寶

又曰君藝童年錮疾非所易瘳今疾愈而且得子矣先議後藥功不偉耶

論吳吉長乃室及王氏婦悞藥之治驗

吉長乃室新秋病灑淅惡寒寒已發熱漸生咳嗽然病未甚也服表散藥不愈體日尪羸延至初冬飲以參朮補劑轉覺厭厭欲絕飲食不思有咳無聲瀉利不止危在旦暮醫者議以人參五錢附子三錢加入薑桂白朮之屬作一劑服以止泄補虛而收背水之捷吉長徬徨無措延僕診畢未及交語前醫自外亟至見僕在坐即令疏方僕飄然而出蓋以渠見既訛難與語至理耳吉長

辭去前醫堅請用藥僕因謂曰是病總由悞藥所致始
先皮毛間洒淅惡寒發熱肺金為時令之燥所傷也用
表散已為非法至用參朮補之則肺氣閉錮而咳嗽之
聲不揚胸腹飽脹不思飲食肺中之熱無處可宣急奔
大腸食入則不待運化而直出食不入則腸中之垢污
亦隨氣奔而出是以瀉利無休也今以潤肺之藥兼潤
其腸則源流俱清寒熱咳嗽泄瀉一齊俱止矣但取藥
四劑服之必安不足慮也方用黃芩地骨皮甘草杏仁

阿膠初進一劑瀉即少止四劑畢而寒熱俱除再數劑而咳嗽俱全愈矣設當日與時輩商之彼方執參附為是能從我乎又鄉中王氏婦秋月亦病寒熱服參朮後亦厭厭一息但無咳嗽十餘日不進粒米亦無大便時時暈去不省人事其夫來寓中詳述其證求發補劑歸服余以_二大黃芒硝石羔甘草_一四味為粗末與之彼不能辨歸而煎服其妻云此藥甚鹹夫喜曰鹹果補藥遂將二劑連服頃之腹中努痛下結糞數塊絕而復甦進粥

二盞前病已如失矣鄉人致謝忱始知之凡此素有定見於中故不為臨岐所炫也姑存是案為治病者廣其識焉

胡貞臣曰毫釐有差千里懸絕案中治法似乎與症相反究竟不爽大難大難

論鼎翁公祖顧養天和宜用之藥

舊憲治公祖江鼎寰先生望七之齡精神健旺脉氣堅實聲音洪亮晉接不厭其繁紛絲尚能兼理不羨洛社

耆英行見熙朝元老矣偶有胸膈弗爽肺氣不清鼻多
濁涕小恙召診日蕪患齒痛謹饋以天冬熟地石棗丹
皮枸杞五味等收攝腎氣藥四劑入桂些少為引經服
之齒痛頓止鼻氣亦清第因喉中作乾未肯多服門下
醫者素逢主見治標熱不治本虛特為辨曰祖翁所稟
先天陽氣甚厚冬月尚仍早興晚寢飲蔗啖梨是以服
藥多喜清畏補然補有陰陽之不同陽氣雖旺於上陰氣
未必旺於下髭鬚則黑步履則遲其一徵也運臂則輕

舉腰則重其一徵也陽道易興精液難固其一徵也胃
能多受飽弗久畱又一徵也下本不虛下之精華暗輸
於上是以虛也上本不實清陽之分為陰所湊似乎實
也故陰湊於上而開竅於目則為淚開竅於鼻則為涕
開竅於口則為涎為唾經云五十始衰謂陰氣至是始
衰也陰氣衰故不能自主而從陽上行其屑越者皆身
中之至寶向非收攝歸元將何底極是以事親養老諸
方皆以溫補下元為務誠有見於老少不同治少年人

惟恐有火高年人惟恐無火無火則運化艱而易衰有
火則精神健而難老是火者老人性命之根未可以水
輕折也昔賢治喉乾謂八味丸為聖藥譬之釜底加薪
則釜中津氣上騰理則然矣可見下虛者不但真陰虛
究竟真陽亦虛何也陽氣以潛藏為貴潛則弗亢潛則
可久易道也釜中加油則燈愈明爐中覆灰則火不熄
與其孤陽上浮為熱曷若一併收歸於下則鼻中之濁
涕不作口中之清液常生雖日進桂附尚不覺其為熱

矧清補潤下之濟而反致疑乎是為辨

胡卣臣曰吾鄉諸老享有遐齡者最多鼎鑊廉訪
年來絕慾忘機怡情悅性大藥不藉草木之偏上
壽更無涯涘可測此案第借為高年立法理自不
誣

論受先先生漏症善後之宜

舊鄰治父母張受先先生久患穿腸痔漏氣血大為所
耗有荐以吾鄉黃生善敷割者先生神其術一切內治

之藥並取決焉不肖昌雅重先生文章道德之身居瀛海時曾令門人往候脉息私商善後之策大意謂先生久困漏卮一旦平成精氣內榮自可百年無患然新造之區尚未堅固則有浸淫之虞臟氣久虛腸蓄易癖則有轉注之虞清氣久陷既服甘溫升舉矣然漏下已多陰血暗耗恐毗於陽水穀易混既用養臟厚腸矣然潤劑過多脾氣易溜恐毗於陰且漏孔原通精孔精稍溢出勢必旁滲則參精當如參虎厚味最足濡脾味稍不

節勢必走泄則生陰無取傷陰蓋人身脾氣每喜燥而惡濕先生漏孔已完敗濁下行者無路可出必轉滲於脾濕固倍之是宜補脾之陽勿傷脾之陰以復健運之常而收和平之益云云及至婁中應召往診指下輕取鼓動有力重按若覺微細是陽未見不足陰則大傷矣先生每進補陰之藥則夜卧甚寧腸澀亦稀以故瘍醫妄引槐角地榆治腸風下血之法治之亦不覺其悞其實漏病乃精竅之病蓋構精時氣畱則精止氣動則精

泄大凡強力入房者氣每衝激而出故精隨之橫決四射不盡由孔道而注多溢於精管之外久久漸成漏管今漏管雖去而肉中之空隙則存填竅補隧非此等藥力所能勝也不肖姑不言其非但於渠方中去槐角地榆等而加鹿角霜一味所謂惟有班龍頂上珠能補玉堂關下缺者是也況羣陰之藥最能潤下不有以砥之則腸中之水更澀聚可虞矣然此特徵露一斑耳瘍醫不解已沮為不可用因思吾鄉一治漏者潰管生肌外

更有二神方先以丸藥半觔服之令人陽道驟痿俟管中肉滿管外綴密後以丸藥半觔服之令人陽道復興雖宜於少未必宜於老然用意亦大奇矣不肖纔欲填補竅隧而黃生沮之豈未聞此人此法乎

胡貞臣曰漏管果通精竅敷治易而填補難案中
所說確乎有見

詳胡太封翁症治法井及運會之理勦寇之事
養神太老先生精神內守百凡悉處謙退年登古稀而

貌若童子蓋得於天全而不受人損也從來但苦脾氣
不旺食飲厚自搏節邇年少腹有疝形如鵲卵數發以
後其形漸大而長從少腹墜入辜囊甚易返位甚難下
體稍受微寒即發發時必俟塊中冷氣漸轉煖熱始得
軟溜而縮入不然則鼓張於隘口不能入也近來其塊
益大發時如卧酒瓶於胯上半在少腹半在辜囊其勢
堅緊如石其氣進入前後腰臍各道筋中同時俱脹繇
是上攻入胃大嘔大吐繇是上攻巔頂戰栗畏寒安危

止闕呼吸去冬偶見暴發光景知為地氣上攻亟以大劑參附薑桂投之一劑而愈已後但遇舉發悉用桂附速効今五月末旬值昌他往其症連日為累服十全大補湯二十餘劑其効甚遲然疑症重不疑藥輕也值年家俞老先生督餉浙中遙議此症亦謂十全大補用到百劑自効乃決意服至仲秋其症復發發時昌仍用薑桂參附取効令郎諫議卣翁老先生兩疑而莫所從也昌請深言其理焉夫人陽不足則用四君陰不足則用

四物陰陽兩不足則合四君四物而加味為十全大補此中正和平之道也若夫濁陰之氣結聚少腹而成有形則陰盛極矣安得以陰虛之法治之助邪而滋疾乎何以言之婦女有娠者之病傷寒不得已而用麻桂硝黃等傷胎之藥但加入四物則厲藥即不能入胞而傷胎豈欲除塊中之邪反可用四物護之乎此一徵也凡生癥瘕痞塊者馴至身羸血枯百計除之不減一用四物則其勢立增夫四物不能生血活血而徒以增患此

又一徵也人身之血脉全賴飲食為充長四物之滯脾
原非男子所貴既已濁陰極盛時至橫引陰筋直冲陽
絡則地氣之上陵者大有可慮何得以半陰半陽之藥
蔓而圖之四物之不當用無疑矣即四君亦元老之官
不可以理繁治劇必加以薑桂附子之猛始克勝病何
也陰邪為害不發則已其發必暴試觀天氣下降則清
明地氣上升則晦塞而人身大畧可睹然人但見地氣
之靜而未見地氣之動也方書但言陰氣之衰而未言

陰邪之盛也。醫者每遇直中陰經之病，尚不知所措手。況雜症乎？請縱譚天地之道，以明之。天地之道，元會運世一書論之精矣。至於戊亥，所以混沌之理，則置之不講，以為其時天與地混而為一，無可講耳。殊不知天不混於地，而地則混於天也。蓋地氣小動，尚有山崩川沸；陵遷谷變之應；況於地氣大動，其雷礮迅擊之威，百千萬億遍震虛空，橫冲逆撞，以上加於天，寧不至混天為一耶？必至子而天開，地氣稍下，而高覆之體始露也。必

至丑而地闢地氣始返於地而太空之體始廓也其時
人物尚不能生者則以地氣自天而下未至淨盡其青
黃紅紫赤白碧之九氣而外更有諸多悍疾之氣從空
注下者動輒綿亘千百丈如木石之直墜如箭弩之橫
流人物非不萌生其中但為諸多暴氣所摧殘而不能
長育耳必至寅而駁劣之氣悉返沖和然後人物得遂
其生以漸趨於繁衍耳陰氣之慘酷暴烈一至於此千
古無人論及何從知之耶大藏經中佛說世界成毀至

詳而無此等論說者蓋已包括於地水火風之內不必更言也夫地水火風有一而非陰邪也哉羣陰之邪釀成劫運昌之所謂地氣之混於天者非臆說矣堪輿家尚知趨天干之吉而避地支之凶奈何醫之為道遇地氣上奔之症曾不思避其凶禍耶漢代張仲景特著卒病論十六卷祿山兵火以後遂湮沒不傳後人無由獲見昌因悞明地氣混天之理凡見陰邪上沖孤陽擾亂之症陡進純陽之藥急驅陰氣呱呱有聲從大孔而出

以闢乾坤而揭日月功效亦既彰彰如太翁之症屢用薑附奏績者毋謂一時之權宜實乃萬世經常之法也但悍烈之性似非居恒所宜服即舉發時服之未免有口乾舌苦之過其不敢輕用者孰不知之而不知不得不用也即如兵者毒天下之物而善用之則民從不善用之則民叛今討寇之師監而又監制而又制强悍之氣化為輭戾不得不與寇為和同至於所過之地搶劫一空荆棘生而凶年兆盡驅良民而為寇矣致廟堂之

上罷兵不能用兵無策大畧類然昌請與醫藥之法互相籌酌夫堅塊遠在少腹漫無平期而毒藥從喉入胃從胃入腸始得下究舊病未除新病必起矣於此而用治法先以薑桂附子為小丸曝令乾堅然後以參朮厚為外廓俾喉胃間知有參朮不知有薑桂附子遞送達於積塊之所猛烈始露庶幾堅者削而窠囊可盡空也今監督之旄充滿行間壯士金錢飽他人腹性命懸他人手其不能辨寇固也而其大病在以兵護監督不以

監督護兵所以迄無成功耳誠令我兵四面與寇相當而令監督於附近賊界堅壁清野與土著之民習且耕且戰之法以厚為我兵之外廓則不至於繫騏驥而縛孟賁我兵可以賈勇而前或擊其首尾或搗其中堅或晝息夜奮以亂其烏合而廓清之功自致矣況有監督以護之於外諸凡外入之兵不敢越伍而譁庶幾民不化為寇而寇可返為民耶山澤之癯何知當世然耶舉醫法之一端若有可通者因井及之

臣先生問曰外廓一說於理甚長何以古法不見用
耶荅曰古法用此者頗多如用硃砂為衣者取義南方
赤色入通於心可以護送諸藥而達於心也如用青黛
為衣者取義東方青色入通於肝可以護送諸藥而達
於肝也至於攻治惡瘡之藥包入蔥葉之中更嚼蔥厚
葉而吞入取其不傷喉膈而直達瘡所也即煎劑亦有
此法如用大劑附桂藥煎好再投生黃連二三分一滾
即取起俟冷服之則熟者內行下行而生者上行外行

豈非外廓之意耶仲景治陰症傷寒用整兩附子煎熟而入生豬膽汁幾滴和之可見聖神用藥悉有法度也
臣先生曰善

胡臣曰家大人德全道備生平無病年六十以冬月觸寒乃有疝疾今更十年每當疝發嘔吐畏寒發後即康好如舊今遇嘉言救濟病且漸除日安一日家大人樂未央皆先生賜矣

詳辯諫議胡老先生痰飲小恙并荅明問

百翁老先生脉盛體堅神采百倍從無病邪敢犯但每早浴面必嘔痰水幾口胸前慣自摩揉乳下宗氣其動應衣若夜睡寧水道清則胸中爽然其候似病非病遍考方書廣詢明醫不得其解昌謂是痰飲結於胸膈小有窠囊緣其氣之壯盛隨聚隨嘔是以痰飲不致為害而膈中之氣則因嘔而傷矣夫膈中者與上焦同位胸膈經云上焦如霧言其氣之氤氲如霧也又曰膈中者臣使之官言其能分布胸中之氣而下傳也今以嘔之

故而數動其氣則氤氲變為急迫上奔然稍定則仍下布亦不為害也大率痰為標氣為本治標易而治本則難非治本之難以往哲從未言其治法而後人不知所治耳昌試論之治氣之源有三一曰肺氣肺氣清則週身之氣肅然下行先生之肺氣則素清也一曰胃氣胃氣和則胸中之氣亦易下行先生之胃氣則素和也一曰膀胱之氣膀胱之氣旺則能吸引胸中之氣下行先生青年善養膀胱之氣則素旺也其臚中之氣亂而即

治擾而即恬者賴此三氣暗為輸運是以不覺其累即
謂之無病也可若三氣反干胸膈之人其為緊為脹可
勝道哉故未形之病可以不言而屢動之氣不可不亟
反於氤氲先生但覺為痰飲所苦晝日嘗鼓呼吸之氣
觸出胸膈之痰而未知痰不可出徒傷氣也蓋夜卧則
痰聚於胃晨起自能嘔出日間胃之津液四達藏府即
激之出不出耳然而痰消則氣自順是必以治痰為急
而體盛痰不易除又必以健脾為先脾健則新痰不生

其宿痰之在窠囊者漸漬於胃而上下分清於是無痰則不嘔不嘔則氣不亂氣不亂則日返於氤氲矣雖然尚有一喫緊關頭當並講也人身胸中空曠如太虛地氣上則為雲必天氣降而為雨地氣始收藏不動誠會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之意則知雲行雨施而後溝瀆皆盈水道通決乾坤有一番新景象矣此義首重在膀胱一經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如人之飲酒無算而不醉者皆從膀胱之氣

化而出也。膈中位於膈內，膀胱位於腹內，膀胱之氣化則空洞善容，而膈中之氣得以下運。若膀胱不化，則腹已先脹，膈中之氣安能下達耶？然欲膀胱之氣化，其權尤在於葆腎。腎以膀胱為府者也。腎氣動必先注於膀胱，屢動不已，膀胱滿脹，勢必逆奔於胸膈，其窒塞之狀不可名言。腎氣不動，則收藏愈固，膀胱得以清淨，無為而膈中之氣注之不盈矣。膈中之氣下走，既捷則不為牽引所亂，而胸中曠若太空。昌更曰：氣順則痰不留，即

不治痰而痰自運矣謹論

卣臣先生問曰痰在膈中去喉不遠每早必痛嘔始出者何耶曰道不同也胸膈之間重重脂膜遮蔽渾無空隙痰從何出所出者胃中之痰耳曰然則膈中之痰不出耶曰安得不出但出之艱耳蓋膈中之氣四布於十二經布於手足六陽經則其氣從喉吻而上出布於手足六陰經則其氣從前後二陰而下出然從下出者無礙從上出者亦必先下注陽明始得上越是以難也曰

若是則所論膀胱氣化一段淵乎微矣但吸引之機權
從不見於經典豈有所自乎曰內經有巨陽引精之義
緣無註解人不能會巨陽者太陽膀胱也謂膀胱能吸
引胸中之氣下行而胸中之脹自消此足證也曰胸中
窠囊之說確然無疑但不知始於何因結於何處消於
何時也曰人身之氣經盛則注於絡絡盛則注於經窠
囊之來始於痰聚胃口嘔時數動胃氣胃氣動則半從
上出於喉半從內入於絡胃之絡貫膈者也其氣奔入

之急則沖透膈膜而痰得以居之痰入既久則阻礙氣道而氣之奔入者復結一囊如蜂子之營穴日增一日故治之甚難必先去胃中之痰而不嘔不觸俾胃經之氣不急奔於絡轉虛其胃以聽絡中之氣返還於胃逐漸以藥開導其囊而滌去其痰則自愈矣此昌獨得之見屢試之法也曰所言身內病情消息如寶鑑列眉令人欽服生平讀醫書於五藏位置不能無疑請并明之人身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居中宮則心南腎北肝東

肺西乃定位也乃腎不居正北而分隸東北西北者何
耶曰腎有兩故分隸兩傍而虛其在中之位以為用所
謂兩腎中間一點明正北方水中之真火而為藏精宅
神之本其體雖分左右而用實在中故心腎交媾之所
各該三寸六分設從兩腎岐行而上其去中黃不太遠
乎凡內觀五藏當觀其用也曰肺為一身之華蓋如蓮
花舒葉於心之上位正乎中何以定其位於西南耶誠
如兩腎之例則西南可位豈東南獨不可位乎曰肺居

心上其募不與左連但從右達其用亦在西也曰其不與左連者何也曰地不滿東南其位嘗空隙不用設肺募得與左連地無缺陷矣曰然則天不滿西北何以右腎居之耶曰兩腎之用在中此不過其空位耳惟右腎為空位故與三焦之有名無形者相配而三焦則決瀆之官水道由之而出正以天不滿西北也曰然則脾胃居右其用亦在右耶曰胃居中脾居右胃中所容之水穀全賴脾以運行而注其氣以輸週身其用即在中

也其用在中故西方可容肺脾二藏若脾之用在右則置肺之用於何所乎曰然則肝之用何在耶曰肝木居於正東東南為地之空位其氣既無主東北為左腎之本位其用又不存故肝之氣得以徹上徹下全運於東方其為用也大矣曰然則心之用何在耶曰心之外有包絡包絡之外曰膻中心者君主之官膻中者臣使之官是膻中為心之用也曰心之神明其用何在耶曰神明之用無方無體難言也道經云太元無邊際妙哉大

洞經曰太元曰無邊際曰妙哉形容殆盡矣禪機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旨哉斯言惟無位乃稱真人設有位則仍為赤肉團矣欲窺其倪惟在感而遂通之界先生曰吾淺言之人能常存敬畏便可識神用之所起曰此兢兢舜業而為允執者也昌多言反晦先生一言逗出誠為布鼓過雷門矣因併記之

胡荊臣曰每與嘉言接談如見劉潁川兄弟使人神思清發或體氣偶有未佳則陳琳一檄枚氏七

發少陵五言詩輞川幾重圖無不備矣觀此論至明至正至精至微媿無馬遷筆為作倉公傳也

論顧鳴仲痞塊錮疾根源及治法

顧鳴仲有腹疾近三十年朝寬暮急每一大發腹脹十餘日方減食濕麪及房勞其應如響腹左隱隱微高鼓呼吸觸之汨汨有聲以痞塊法治之內攻外貼究莫能療余為懸內照之鑑先與明之後乃治之人身五積六聚之症心肝脾肺腎之邪結於腹之上下左右及當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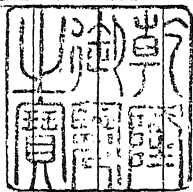
之中者皆高如覆孟者也膽胃大小腸膀胱命門之邪各結於其本位不甚形見者也此症乃腎臟之陰氣聚於膀胱之陽經有似於痞塊耳何以知之腎有兩竅左腎之竅從前通膀胱右腎之竅從後通命門邪結於腹之左畔即左腎與膀胱為主也六腑惟膽無輸瀉其五腑受五臟濁氣傳入不能久畱即為輸瀉者也今腎邪傳於膀胱膀胱溺其輸瀉之職舊邪未行新邪踵至勢必以漸透入膜原如革囊裏物者然經曰膀胱者

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然則腎氣久聚不出豈非膀胱之失其運化乎夫人一圍之腹大小腸膀胱俱居其中而胞又居膀胱之中惟其不久畱輸瀉是以寬乎若有餘地今腎之氣不自收攝悉輸膀胱膀胱之氣蓄而不瀉有同膽腑之清淨無為其能理乎宜其脹也有與生俱焉者矣經曰腎病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儻膀胱能司其輸瀉何致若此之極耶又曰巨陽引精者三日太陽膀胱經吸引精氣者其脹止於三

日此之為脹且數十年之久其吸引之權安在哉治法
補腎水而致充足則精氣深藏而膀胱之脹自消補膀
胱而令氣旺則腎邪不蓄而輸化之機自裕所以然者
以腎不補不能藏膀胱不補不能瀉然補腎易而補膀
胱則難以本草諸藥多瀉少補也經於膀胱之病不足
者斷以死期後人莫解其故吾試揣之豈非以膀胱愈
不足則愈脹脹極勢必逆傳於腎腎脹極勢必逆傳於
小腸小腸脹極勢必逆傳於脾乃至通身之氣散漫而

無統耶醫者於未傳之先蚤見而預圖之能事殫矣

胡卣臣曰言腹中事如張炬而遊洞天愈深愈朗



寓意草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寓意草卷四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_臣趙正沱

編修_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_臣盧遂

謄錄監生_臣鄒世俊

欽定四庫全書

寓意草卷四

南昌喻昌撰

袁聚東痞塊危症治驗

袁聚東年二十歲生痞塊卧床數月無醫不投日進化
堅削痞之藥漸至毛痺肉脫面黧髮卷殆無生理買舟
載往郡中就醫因慮不能生還而止然尚醫巫日費余
至則家計已罄姑請一診以決生死遠近耳無他望也

余診時先視其塊自少腹至臍傍分為三岐皆堅硬如石以手拊之痛不可忍其脉止兩尺洪盛餘俱微細謂曰是病由見塊醫塊不究其源而誤治也初起時塊必不堅以峻猛之藥攻至真氣內亂轉護邪氣為害如人廝打紐結一團旁無解散故迸緊不放其實全是空氣聚成非如女子衝任血海之地其月經凝而不行即成血塊之比觀兩尺脉洪盛明明是少陰腎經之氣傳於膀胱膀胱之氣本可傳於前後二便而出誤以破血之

藥蕪破其氣其氣遂不能轉運而結為石塊以手摩觸則愈痛情狀大露若是血塊得手則何痛之有此病本一劑可瘳但數月悞治從上而下無病之地亦先受傷姑用補中藥一劑以通中下之氣然後用大劑藥內收腎氣外散膀胱之氣以解其相廝相結約計三劑可痊愈也於是先以理中湯少加附子五分服一劑塊已減十之三再用桂附藥一大劑腹中氣響甚喧頃之三塊一時頓沒戚友共駭為神再服一劑果然全愈調攝月

餘肌肉復生面轉明潤堆雲之髮纔剃數莖而已每週
天氣陰寒必用重裯厚被蓋覆不敢起身余謂病根尚
在蓋以腎氣之收藏未固膀胱之氣化未旺無之少年
新婚儻犯房室其塊復作仍為後日之累更用補腎藥
加入桂附而多用河車為丸取其以胞補胞而助膀胱
之化源也服之竟不畏寒腰圍亦大而體加充盛年餘
又得子感前恩而思建祠肖像以報以連值歲凶姑尸
祝於家庭焉亦厚之道矣

胡貞臣曰辨症十分明徹故未用藥先早知其效
效矣又早善其後得心應手之妙一一傳之紙上
大有可觀

論楊李蘅風發之症并答門人四問

李蘅翁稟豐軀偉望七之齡神采不衰近得半身不遂
之症已二年矣病發左半口往右喎昏厥遺溺初服參
朮頗當為點醫黃以左半屬血不宜補氣之說幾致大
壞雲間施笠澤以參附療之稍得向安然概從溫補未

盡病情也診得脉體軟滑中時帶勁疾蓋痰與風雜合之證痰為主風為標也又熱與寒雜合之症熱為主寒為標也平時手冷如水故痰動易至於厥然厥已復甦甦已嘔去其痰眠食自若雖冬月亦能耐寒無取重裊複絮可知寒為外顯之假寒而熱為內蘊之真熱既有內蘊之熱自蒸脾濕為痰久久阻塞竅隧而衛氣不週外風易入加以房幃不節精氣內虛與風相召是以雜合而成是症耳及今大理右半脾胃之氣以運出左半

之熱痰虛風此其間有微細曲折非只溫補一端所能盡者何也治雜合之病必須用雜合之藥而隨時令以盡無窮之變即如冬月嚴寒用事身內之熱為外寒所束不得從皮膚外泄勢必深入筋骨為害矣故用薑附以暫徹外寒而內熱反得宣洩若時令之熱與內蘊之熱相合復助以薑附三熱交煽有灼筋腐肉而已孰是用藥之權衡可以一端盡耶或者曰左半風廢而察脉辨症指為兼痰兼熱似矣痰者脾濕所生寄居右畔是

則先宜中右而何以反中左耶既已中左明係左半受病而何以反治右耶不知此正病機之最要者但為丹溪等方書說病在左血多病在右氣多教人如此認症因而起後人之執着至內經則無此說也內經但言左右者陰陽之道路夫左右既為陰陽往還之道路何嘗可偏執哉況左半雖血為主非氣以統之則不流右半雖氣為主非血以麗之則易散故肝膽居左其氣常行於右脾胃居右其氣常行於左往來灌注是以生生不

息也肝木主風脾濕為痰風與痰之中人原不分於左右但翁恃其體之健過損精血是以八八天癸已盡之後左半先虧而右半飲食所生之痰與皮毛所入之風以漸積於空虛之府而驟發始覺耳風脉勁疾痰脉軟滑惟勁疾故病則大筋短縮即舌筋亦短而蹇於言小筋弛長故從左而喎於右從左喎右即可知左畔之小筋弛而不張也若左筋之張則左喎矣凡治一偏之病法宜從陰引陽從陽引陰從左引右從右引左盍觀樹

木之偏枯者將溉其枯者乎抑溉其未枯者使榮茂而因以條暢其枯者乎治法以參朮為君臣以附子乾薑為佐使寒月可恃無恐以參朮為君臣以羚羊角柴胡知母石膏為佐使而春夏秋三時可無熱病之累然宜刺手足四末以泄榮血而通氣恐熱痰虛風久而成癰也

門人問曰經文左右者陰陽之道路註解以運氣之司天在泉而有左間右間為訓遂令觀者茫然今先

生貼以往還二字與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天地生成之數春秋自然之運適相符契矣但不知往於何始還於何終可得聞乎答曰微哉問也天地之道春氣始於左而終於右秋氣始於右而終於左夏氣始於上而終於下冬氣始於下而終於上人身亦然經云欲知其始先建其母母者五臟相乘之母也又曰五臟以生尅而互乘如右之肺金往左而生腎水尅肝木左之心火往右而生脾土尅肺金之類其往

還交織無端然始於金者生則終於土尅則終於火
始於火者生則終於木尅則終於水此則交織中之
次第也推之十二經如子時注少陽膽丑時注厥陰
肝之類亦交織中之次第也誠建其母推其類而始
終大畧睹矣

又問曰病機之左右上下其往還亦有次第乎答曰
病機往還之次第不過順傳逆傳兩端順傳者傳其
所生乃天地自然之運如春傳夏夏傳長夏長夏傳

秋秋傳冬冬復傳春原不為病即病亦輕可逆傳者
傳其所尅病輕者重重者死矣如春傳長夏長夏傳
冬冬傳夏夏傳秋秋傳春非天地自然之運故為病
也曰經言間傳者生七傳者死則間傳為順傳七傳
為逆傳無疑曰非也註難經者言間傳是順行隔一
位而傳悞認病機但從右旋左不從左旋右皆繇不
知左右往還之理而以訛傳訛試計以腎水間一位
傳心火為逆傳之賊邪則無可置喙矣故間傳七傳

俱於逆傳中分生死耳間傳者心病當逆傳肺乃不傳肺而傳肺所逆傳之肝肺病當逆傳肝乃不傳肝而傳肝所逆傳之脾推之肝病脾病腎病皆然此則臟腑不受尅賊故可生也七傳者前六傳已逆週五臟第七傳重複逆行如心臟初受病二傳於肺則肺臟傷三傳於肝則肝臟傷四傳脾五傳腎六傳仍歸於心至七傳再入於肺則肺已先傷重受賊邪氣絕不支矣所謂一臟不兩傷是以死也不比傷寒傳經

之邪經盡再傳反無害也鍼經云善鍼者以左治右以右治左夫人身之穴左右同也乃必互換為治推之上下莫不皆然於往還之機益明矣

又問曰半身不遂之病原有左右之分豈左右分屬之後病遂一往不返乎而治之迄無成效者何也答曰風與痰之中人各隨所造初無定體病成之後亦非一往不返也蓋有往有復者天運人事病機無不皆然如風者四時八方之氣從鼻而入乃天之氣也

痰者五穀百物之味從口而入脾胃之濕所結乃地之氣也勢本相遼亦嘗相兼全似內傷之與外感每夾雜而易炫故風勝者先治其風痰勝者先治其痰相等則治風兼治痰此定法也內經云風之中人也先從皮毛而入次傳肌肉次傳筋脉次傳骨髓故善治者先治皮毛其次治肌肉由此觀之乃從右而漸入於左也皮毛者右肺主之肌肉者右胃主之筋脉者左肝主之骨髓者左腎主之從外入者轉入轉深

故治皮毛治肌肉不使其深入也又曰濕之中人也
先從足始此則自下而之上無分於左右者也但內
風素勝之人偏與外風相召內濕素勝之人偏與外
濕相召內風之人大塊之噫氣未動而身已先惕內
濕之人室中之礎礫未潤而體已先重是以治病必
從其類也從外入者以漸而驅之於外從下上者以
漸而驅之於下若任其一往不返安貴其為治乎
又問曰從外入者驅而之外從下上者驅而之下驟

聞令人爽然不識古法亦有合歟答曰此正古人已試之法但未挈出則不知作者之意耳如治風用大小續命湯方中桂附苓朮麻防等藥表裏厯雜今人見為難用不知用附桂者驅在裏之邪也用苓朮者驅在中之邪也而用麻防等表藥獨多者正欲使內邪從外而出也至於病久體虛風入已深又有一氣微汗之法一旬微利之法平調半月十日又微微驅散古人原有規則也至於治痰之規則不見於方書

如在上者用瓜蒂散梔豉湯等方在左者用龍薈丸
在右者用滾痰丸以及虛人用竹瀝達痰丸沉寒錮
冷用三建湯之類全無與義豈得心應手之妙未可
傳之紙上耶吾今為子輩傳之蓋五味入口而藏於
胃胃為水穀之海五藏六府之總司人之飲食太過
而結為痰涎者每隨脾之健運而滲灌於經隧其間
往返之機如海潮然脾氣行則潮去脾氣止則潮回
所以治沉錮之法但取辛熱微動寒凝已後止而不

用恐痰得熱而妄行為害不淺也不但痰得熱而妄行即脾得熱而亦過動不息如潮之有去無回其痰病之決裂可勝道哉從來服峻補之藥者深夜亦欲得食人皆不知其故反以能食為慶曾不思愛惜脾氣令其晝運夜息乃可有常況人身之痰既由胃以流於經隧則經隧之痰亦必返之於胃然後可從口而上越從腸而下達此惟脾氣靜息之時其痰可返故凡有痰症者早食午食而外但宜休養脾氣不動

使經隧之痰得以返之於胃而從胃之氣上下不從脾之氣四逆乃為善也試觀人痰病輕者夜間安臥次早即能嘔出泄出痰病重者昏迷復醒反能嘔出泄出者豈非未曾得食脾氣靜息而予痰以出路耶世之喜用熱藥峻攻者能知此乎噫天下之服辛熱而轉能夜食者多矣肯因俚言而三思否

胡貞臣曰知之深故言之詳然皆根據內經而非初說又自有神悟而非襲說予向者極歎服王宇

泰繆仲淳直是齊人知管晏耳

治葉茂卿小男奇症效驗并詳誨門人

葉茂卿乃郎出痘未大成漿其殼甚薄兩月後尚有着肉不脫者一夕腹痛大呌而絕余取梨汁入溫湯灌之少甦頃復痛絕灌之又甦遂以黃芩二兩煎湯和梨汁與服痛止令製膏子藥頻服不聽其後忽肚大無倫一夕痛呌小腸突出臍外五寸交紐各二寸半如竹節壺頂狀莖物紋摺長八九寸明亮如燈籠外症從來不經聞

見余以知之素審仍為治之以黃芩阿膠二味日進十餘劑三日後始得小水五日後水道清利臍收腫縮而愈門人駭而問曰此等治法頑鈍一毫莫解乞明示用藥大意答曰夫人一身之氣全關於肺肺清則氣行肺濁則氣壅肺主皮毛痘不成漿肺熱而津不行也殼著於肉名曰甲錯甲錯者多生肺癰癰者壅也豈非肺氣壅而然與腹痛呌絕者壅之甚也壅甚則井水道亦閉是以其氣橫行於臍中而小腸且為突出至於外腎弛

長尤其刺事矣吾用黃芩阿膠清肺之熱潤肺之燥治其源也氣行而壅自通源清斯流清矣緣病已極中之極惟單味多用可以下行取効故立方甚平而奏功甚捷耳試以格物之學為子廣之凡禽畜之類有肺者有尿無肺者無尿故水道不利而成腫滿以清肺為急此義前人闡發不到後之以五苓五皮八正等方治水者總之未悟此旨至於車水放塘種種劫奪膀胱之劑則殺人之事矣可不辨之於蚤歟

趙我完孝廉次郎秋月肺氣不能下行兩足腫潰而小水全無臍中之痛不可名狀以手揉左則痛攻於右揉右則痛攻於左當臍揉熨則滿臍俱痛叫喊不絕利水之藥服數十劑不效用數臍法及單服琥珀末至兩許亦不效昌見時彌留已極無可救藥矣傷哉

胡貞臣曰凡求同理者必不求同俗嘉言之韜光剗采寧甘訕謗曾不令人窺識者無意求之而得聞之而有不心折者耶

議沈若茲乃郎腸澼危症并治驗

沈若茲乃郎因痘後食物不節病瀉瀉久脾虛病瘥遂爾腹痛脹大三年來服消導藥無筭腹脹及瀉利總不愈去歲迎醫服參苓白朮稍效醫去仍復如故病本腹脹更兼腸澼腸澼者大腸之氣空洞易走胃中傳下之物總不停蓄澼出無度腥水不臭十中五死五生之症也今則病勢轉深又加四逆矣暮熱朝涼一逆也大渴引湯救急二逆也氣喘不能仰睡三逆也多汗煩躁不

寧四逆也無病人腹中之氣運轉收攝是以身體輕快
大便省約今為久瀉遂至氣散不收腹之脹腸之鳴便
出之不自知皆此故也氣既散而不收又服行氣利水
之藥不愈增其散乎無病人身中營衛兩無偏勝故陽
勝則發熱陰勝則惡寒病瘥之時寒熱交作猶是陰陽
互戰迨瀉久亡陰整夜發熱一綫之陰為陽所乘求其
相戰不可得矣內水虧竭燎原之火自焚不得不引外
水以濟急然有形之水不足以制無形之火徒增脹瀉

而重傷其陰氣耳醫不清其源以香燥之藥助火却陰
加官桂肉苳蔻等類用之悞矣夫男子氣海在於臍下
乃元氣之舍性命之根也久瀉則真氣亦散勢必上干
清道而不下行鼻中鼾鼾有聲不能仰卧是其徵也夫
此已散之氣必不能復歸其處但冀未散之氣不致盡
散則可耳屢服木香枳榔蘇子腹皮厚朴等降氣之藥
尤悞之悞矣至於汗出煩躁則陰氣虛盡孤陽亦不能
久留之兆也總如歲運有溫熱無寒涼有生長無收藏

人物其免天札疵癘乎於此而圖旋轉之功亦難之難
矣若茲見此案轉托戚友強懇用藥因以清燥潤肺為
主阿膠地黃門冬等類同蜜熬膏三斤渠男三年為藥
所苦得此甘味稱為糖也日爭十餘次服之半月藥盡
遂至大效身涼氣平不渴不煩不瀉諸症俱退另製理
脾藥末善後全愈

胡荊臣曰久瀉而用潤藥與症相反而究竟相宜
議病時先闢三種治法之悞已隱隱見大意矣與

吳吉長乃室治驗叅看自明

辨治楊季登二女奇症奇驗

楊季登二女俱及笄將字長女病經閉年餘發熱食少肌削多汗而成癆怯醫見汗多悞謂虛也投以參朮其血愈錮余診時見汗出如蒸籠氣水謂曰此症可療處全在有汗蓋經血內閉止有從皮毛間透出一路以汗亦血也設無汗而血不流則皮毛乾槁而死矣宜用極苦之藥以斂其血入內而下通於衝脉則熱退經行而

汗自止非補藥所能效也於是以前龍薈丸日進三次月餘忽覺經血畧至汗熱稍輕姑減前丸只日進一次又一月經血大至淋漓五日而諸病全瘳矣第二女亦病多汗食減肌削診時手間筋掣肉顫身倦氣怯余曰此大驚大虛之候宜從溫補者也遂於補劑中多加茯神棗仁投十餘劑全不對病余為徘徊治法因自計曰非外感也非內傷也非雜症也虛汗振掉不寧能受補藥而病無增減且閨中處子素無家難其神情渾似喪敗

之餘此曷故耶忽而悟曰此必邪祟之病也何為其父
不言甚有可疑往診問其面色曰時赤時黃余曰此症
確有邪祟附入臟肺吾有神藥可以驅之季登纔曰此
女每晚睡去口流白沫戰慄而絕以薑湯灌至良久方
蘇挑燈侍寢防之亦不能止因見所用安神藥甚當兼
恐婿家傳聞故不敢明告也余曰何不蚤言吾一劑可
愈乃以犀角羚羊角龍齒虎威骨牡蠣粉鹿角霜人參
黃芪等藥合末令以羊肉半斤煎取濃汁三盞盡調其

末一次服之果得安寢竟不再發相傳以為神異余蓋以崇附於身與人之神氣交持亦逼處不安無隙可出故用諸多靈物之遺形引以羊肉之羶俾邪祟轉附骨角移從大便而出倣上古遺精變氣祝繇遺事而充其義耳吾鄉熊仲紓先生幼男去疾髫齡患一奇症食飲如常但脉細神呆氣奪色夭仲翁曰此何病也余曰病名淹牒左傳所謂近女室晦即是此病彼因近女又遭室晦故不可為令郎受室晦之邪而未近女是可為也

即前方少加牛黃丸服旬日而安今壬午去疾已舉孝廉矣

胡荊臣曰辨症用藥通於神明究莫測其涯涘

直敘顧謨明二郎三郎佈痘為宵小所悞

顧謨明公郎種痘即請往看其痘苗淡紅磊落中含水色明潤可愛且顆粒稀疏如晨星之麗天門下醫者先已誇為狀元痘昌未知也躊躇良久明告曰此痘熱尚未退頭重頸軟神躁心煩便泄青白全是一團時氣外

感兼帶內虛若用痘門通套藥必危之道也謾明毫不
動念適值二尹請同挨戶查賑饑民出街親董其事余
忙造其契戚家謂曰我觀謾明公郎在家佈痘而精神
全用於賑饑雖仁人長者之事然此等處他人可代乃
自任不辭明明言之絕不回顧此必有醫者誇美獻諛
而信之篤耳不然豈有倒行逆施之理哉此痘必得一
二劑藥先退其外感則痘不治自痊若遲二三日緩無
及矣相煩速往朝陽門內外追尋直述鄙意其戚聞言

即往余亦回寓修書投之其辭激切不避嫌疑傍晚一僕攜回書至擲於几上忿忿而去余以為誤明之見責也拆視則云尊翁大人必欲得方始肯服藥余即定一方併詳論方中大意令僮輩賫送僮輩竊謂余之不知也一日三四次奔走大人之門是自忘其恥辱矣吁嗟余豈不自愛但當羣小蒙蔽時倘得一撥立轉所全頗鉅於是親送其方至門則內戶已扃閤人收之次早送進余暗地獨行往返六里以圖心安次日再托其戚促

之進藥則云既是狀元痘何必服藥耶此後即欲一造其庭未由矣吁嗟朝廷之上任者議者不妨互用使余得與其側此兒即不服藥亦必無死法蓋感症在身而以鰕魚雞筍發痘之物雜投悞上加悞適所以促其亡耳纔至六日而壞正應感症壞期若痘出既美即有意外變症亦在半月一月矣越二日三公郎即發熱佈痘仍夾時氣外感仍用前醫仍六日而壞旬日間兩兒為一醫所殺誤明引為已辜設局施藥於城隍廟余偶見

之蹙然曰盛德之人恐懼修省皇天明神豈無嘿庇然
賞善自應罰惡而殺兒之醫寧無速奪其筭耶一夕此
醫暴亡余深為悚惕然尚有未暢者左右之宵人未蒙
顯誅也

胡貞臣曰讒諂蔽明邪曲害正今古一轍而幽憤
所至真足以動鬼神之吉凶

論劉筠枝長郎失血之症

筠翁長郎病失血歲二三發其後所出漸多咳嗽發熱

食減肌削屢至小康不以為意夏秋間偶發寒熱如瘧
狀每夜達曙微汗始解嗣後寒熱稍減病轉下利醫謂
其虛也進以參朮胸膈迷悶喉音窒塞服茯苓山藥預
收紅鉛末下黑血塊數升胸喉頓舒面容亦轉筠翁神
之以為得竹破竹補之法也加用桂附二劑於是下利
一晝夜十數行飲食難入神識不清病增沉劇僕診其
脾脉大而空腎脉小而亂肺脉沉而伏筠翁自謂知醫
令僕疏方并問此為何症僕曰此症患在亡陰況所用

峻熱之藥如權臣悍帥不至犯上無等不已行期在立
冬後三日以今計之不過信宿無以方為也何以言之
經云暴病非陽久病非陰則數年失血其為陽盛陰虛
無疑況食減而血不生漸至肌削而血日槁虛者益虛
盛者益盛勢必陰火大熾上炎而傷肺金咳嗽生痰清
肅下行之令盡壅由是腎水無母氣以生不足以陰養
百骸柴柵瘦損每申酉時洒淅惡寒轉而熱至天明微
汗始退政如夏日炎蒸非雨不解身中之象明明有春

夏無秋冬用藥方法不亟使金寒水冷以殺其勢一往
不返矣乃因下利悞用參朮補劑不知肺熱已極止有
從皮毛透出一路今補而不宣勢必移於大腸所謂肺
移熱於大腸傳為腸澼者是也至用紅鉛末下黑血者
蓋陽分之血隨清氣行者久已嘔出其陰分之血隨濁
氣行至胸中為膜原所蔽久瘀膈間者得經水陰分下
出之血引之而走下竅聲應氣求之妙也久積頓寬面
色稍轉言笑稍適者得其下之之力非得其補之之力

也乃平日預蓄此藥必為方士所惑見為真陽大藥遂
放膽加用桂附燥熱以盡劫其陰惜此時未得止之今
則兩尺脉亂火熾而泉竭脾胃脉浮下多陰亡陽無所
附肺脉沉伏金氣縮斂不行神識不清而魄已先喪矣
昔醫云亂世溷濁有同火化夫以火濟火董曹乘權用
事漢數焉得不終耶

胡荈臣曰論症論藥俱從卓識中流出大有關係
之作

論錢小魯嗜酒積熱之症

錢小魯奕秋之徒也。無善飲。每奕必飲。飲必醉。歲無虛日。辛巳秋。浩飲晚歸。嘔吐寒熱。無作骨節煩疼。醫以時行感冒表散藥治之。不愈。更醫知為酒毒。於寒涼藥中用熱藥為鄉導。治之亦不愈。臥床二十餘日。始請余診。其脉洪大。促急。身裏着席不能動。展左腿痛如刀刺。鼻煤從病起。至是總未大便。此癰疽之候也。歸語兩門人。王生欣然有得。曰。迄今燥金司令。酒客素傷濕熱。至此

而發金盛則木衰是以筋骨疼痛而不能起於床臟燥則腑亦燥是以津液乾枯而大腸失其潤以清金潤燥治之可矣吳生曰不然酒毒大發腸胃如焚能候掘井取水乎是必以大下為急也余曰下法果勝但酒客胃氣素為多嘔所傷藥入胃中必致上湧不能下達即敷臍導腸等法無所用之掘井固難開渠亦不易奈何奈何吾為子輩更開一竇夫酒者清冽之物不隨濁穢下行惟喜滲入者也滲入之區先從胃入膽膽為清淨之

府同氣相求故也然膽之攝受無幾其次從胃入腸膀胱滲之化溺為獨多焉迨至化溺則所存者酒之餘質其烈性實惟膽獨當之每見善飲者必淺斟緩酌以俟腹中之滲若連飛數觥有傾囊而出耳是以酒至半酣雖懦夫有揮拳罵座之膽雖窶人有千金一擲之膽雖狷士有鑽穴踰垣之膽甚至兇徒有撫劍殺人之膽呂及放浪形骸之流且有一飲數斛不顧餘生之膽以小魯之赤貧而膽不喪落者夫非藉資於酒乎其受病實

有較他人不同者蓋膽之腑原無輸瀉膽之熱他人可移於腦濁涕從鼻竅源源而出亦少殺其勢若小魯則陽分之陽過旺陽分之陰甚衰髮髻全無直似南方不毛之地熱也極矣肯受膽之移熱乎幸其頭間多汗腦熱暗洩不為大患乃膽熱既無可宣又繼以酒之熱時之燥熱淫內熾脉見促急幾何不致極憊耶故膽之熱汁滿而溢出於外以漸滲於經絡則身目皆黃為酒痺之病以其滲而出也可轉驅而納諸膀胱從溺道而消

也今獨攻環跳之穴則在膽之本屬無可驅矣且其步履素為此穴所苦受傷已久氣離血散熱邪瀰滿畱連服藥縱多有拒而不納耳何能取效即欲針之此久傷之穴有難於挾瀉者設遇良工如古人輩將何法以處此乎吾更有慮焉有身自後全賴穀氣充養穀氣即元氣也穀入素少之人又即藉酒為元氣今自病而廢飲何所恃為久世之資耶吾諦思一法先搗腦中黃水出鼻次針膽穴之絡腦間者數處務期胆中之熱移從腦

鼻而出庶乎環跳穴中結邪漸運而腸胃之枯槁漸回
然後以瀉膽熱之藥入酒中每日仍痛飲一醉飲法同
而酒性異始得陰行而妙其用蓋其以生平之偏造為
堅壘必藉酒轉為鄉導乃克有濟也豈清金潤燥與下
奪之法能了其局乎兩生踴躍曰蒙誨治法令人心地
開朗請筆之以誌一堂授受之快錄此付渠子令送商
顧幼疏孝廉求救小魯竟阻之或以余言為不然耶

胡卣臣曰先寫全神後論治法大是奇觀

面論李繼江痰病奇症

李繼江三二年來嘗苦咳嗽生痰胸膈不寬今夏秋間
卧床不起瀕亡者再其人以白手致素封因無子自危
將家事分撥安心服死忽覺稍安亦心死則身康之一
徵也未幾仍與家事其病復作然時作時止疑為不死
之病也聞余善議病托戚友領之就診見其兩頤旁有
小小壘塊數十高出即以識其病之所在因計之曰爾
為何病曰咳嗽曰嗽中情狀試詳述之曰內中之事愚

者弗知是以求明耳余為哂曰爾寒暑饑渴悉不自知
耶觀爾脉盛筋強必多好色而喜任奔走本病宜發癰
疽所以得免者以未享膏粱之奉且火纔一動便從精
孔洩出耳然雖不病癰而病之所造今更深矣爾胸背
肩髑間巉巖如亂石插天櫛比如新笋出土嵌空如蜂
蓮之房芒銳如棘栗之刺每當火動氣升痰壅緊逼之
時百苦交煎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比桁楊之罪人十倍
過之尚不自知耶渠變容頓足而泣曰果實如此但吾

說不出亦無人說到耳昔年背生癰癰幸未至大害然
自癰愈咳嗽至今想因誤治所成亦未可知余曰不然
由爾好色作勞氣不歸元騰空而上入於肝肺散葉空
隙之間膜原之內者日續一日久久漸成熟路只俟腎
氣一動千軍萬馬乘機一時奔轅有入無出如潮不返
海潮兼天湧至儻後潮不熄則前古今寃於此病者不
知其幾但爾體堅堪耐是以病至太甚尚自無患不然
者久已打破崑崙關矣爾宜歸家休心息神如同死去

俾火不妄動則痰氣不為助虐而胸背之堅壘始有隙可入吾急備藥為爾覆巢搗穴可得痊也渠駭然以為遇仙托主僧請以五金搆藥十金為壽而去次日復思病未即死且往鄉徵租旬日襄事搆藥未遲至則因勞陡發暴不可言痰出如泉聲響如鋸面大舌脹喉哽目突二日而卒於鄉真所謂打破窻闕也其人遇而不遇亦顧家不顧身之烟戒矣治法詳陰病論

胡貞臣曰論病從外灼內因流識源精鑒全非影

響

吳添官乃母厥巔疾及自病真火脫出治驗

吳添官生母時多暴怒以致經行復止入秋以來漸覺
氣逆上厥如畏舟船之狀動則暈去久久卧於床中時
若天翻地覆不能强起百般醫治不效因用人參三五
分畧寧片刻最後服至五錢一劑日費數金意圖旦夕
苟安以視稚子究竟家產盡費病轉凶危大熱引飲腦
間有如刀劈食少瀉多已治木無他望矣聞余返婁延

診過許以可救因委命以聽焉余以怒甚則血菀於上而氣不返於下者名曰厥巔疾厥者逆也巔者高也氣與血俱逆於高巔故動輒眩暈也又以上盛下虛者過在少陽少陽者足少陽膽也膽之穴皆絡於腦鬱怒之火上攻於腦得補而熾其痛如劈同為厥巔之疾也風火相煽故振搖而熱蒸水土相凌故艱食而多瀉也於是會內經鐵落鎮墜之意以代赭石龍膽草蘆薈黃連之屬降其上逆之氣以蜀漆丹皮赤芍之屬行其上菀

之血以牡蠣龍骨五味之屬斂其浮游之神最要在每劑藥中生入猪膽汁二枚蓋以少陽熱熾膽汁必乾亟以同類之物濟之資其持危扶顛之用病者藥一入口便若神返其舍忘其苦口連進十數劑服猪膽二十餘枚熱退身涼飲食有加便瀉自止始能起床行動數步然尚覺身輕如葉不能久支僕恐藥味太苦不宜多服減去猪膽及蘆龍等藥加入當歸一錢人參三分薑棗為引平調數日而全愈母病愈而添官即得腹痛之病

徹夜呌喊不絕小水全無以茱連湯加元胡索投之始安又因傷食復反病至二十餘日肌肉瘦削眼胞下陷纔得畧寧適遭家難症變壯熱目紅腮腫全似外感有餘之候余知其為激動真火上焚令服六味地黃加知蘖三十餘劑其火始退退後遍身瘡痍黃腫腹中急欲得食不能少耐片頃整日苦煩余為勉慰其母曰旬日後腹稍充氣稍固即不苦煩矣服二冬膏而全瘳此母子二人皆極難辨治之症竟得相保不大快哉

胡卣臣曰二病最多此案深足嘉惠來學

論體盛絕孕治法

一友繼室夫人身體肥盛經候雖調從未孕育令僕定
方而施轉移化機之藥雖從古醫書所未載然可得言
也蓋山之不可葬者五童斷過石獨縱有明師無所施
其剪裁以故女之不可孕如方書所誌生稟之殊非人
工所能改移者可不更論若夫生稟不殊但為形軀所
累而嗣孕終不乏者古今來不知凡幾第夫婦之愚天

然湊合之妙雖聖神有不能傳者所以方書缺焉未備耳僕試言之地之體本重厚然得天氣以包舉之則生機不息若重陰沍寒之區天日之光不顯則陽生實罕人之體中肌肉豐盛乃血之榮旺極為美事但血旺易至氣衰久而彌覺其偏也夫氣與血兩相維附何以偏衰偏旺耶蓋氣為主則血流血為主則氣反不流非真氣之衰也氣不流有似於衰耳所以一切補氣之藥皆不可用而耗氣之藥反有可施緣氣得補則愈錮不若

耗之以助其流動之勢久而久之血仍歸其統握之中耳湖陽公主體肥受孕然不能產也進諸御醫商之得明者定一傷胎之方服數十劑而臨產始得順利母子俱無災害蓋肥滿之軀胎處其中全無空隙以故傷胎之藥止能耗其外之血肉而不能耗其內之真元也此用藥之妙也僕倣是意而製方預為受胎之地夫豈無術而杜撰乎然而精誠之感貫於金石女之宜男者先平其心和則氣和氣和則易於流動充滿也其次在

節食仙府清肌恒存辟穀宮中細腰得之忍饑志壹動
氣何事不成耶而且為齋心積德以神道之教補藥餌
之不逮有不天人叶應者乎僕於合浦求珠藍田種玉
之舉而樂道之

胡貞臣曰觀此一論不必問方而已得其意之所
存破盡尋嘗窠臼矣奇創奇創

華太夫人餌术方論

天御孝廉太夫人宿有胸膈氣脹小恙近臻勿藥矣孝

庶膝下承歡不以三公易一日者今而後喜可知也然以太夫人福體凝重惟恐日增一日轉為暮年之累欲僕訂方及早圖之僕不覺悚然而動於衷曰孝廉未嘗習醫乃思治未病消未萌何其深於醫旨若是以知子道之貫徹者無微不入矣經曰陰精所奉者其人壽太夫人陰血有餘即年過百歲而形不衰此可不問而知者然形盛須充之以氣而氣者漸衰漸耗之物必欲兩得其平所藉於藥力不少耳況氣復有陰陽之別身半

已上陽主之身半已下陰主之陰氣過盛而乘陽位則胸膈脹悶不舒所謂地氣上為雲者是也雲生而天地之寥濶頃刻窒塞矣故陰氣不可盛也陰氣盛勢不得不用耗散之藥氣日耗則體日重又不能兼理之術也湖陽公主以體盛難產御醫為製枳朮厚朴等耗氣之藥名曰瘦胎散亦以當其壯年耳若夫年高氣弱之時而可堪其耗散乎我儀圖之至人服天氣而通神明只此一語足為太夫人用藥之準矣蓋天食人以五氣者

也地食人以五味者也以地之味養陰不若以天之氣
養陽藥力既久天氣運而不積挾地氣以周旋所謂載
華嶽而不重者大氣舉之之謂也乃用茅山蒼朮一味
取其氣之雄烈可驅陰邪而通天氣本草列之上品仙
經號為山精者誠重之也每歲修事五七斤每早百沸
湯吞下三錢秋月止服二錢另用天門冬一錢煎湯吞
下初服一兩月微覺其燥服至百日後覺一日不可缺
此矣服之一年身體輕健服之三年步履如飛黑夜目

中有光可燭幽隱所謂服天氣而通神明者其不誣如
此食物諸無所忌但能稍遠肥甘白飯香蔬苦茗種種
清勝尤妙

胡荈臣曰此成方也用之通天氣以包舉乎地覺
製方之人未必辦此

陸子堅調攝方論

子堅玉體清和從來無病邇因外感之餘益以饑飽內
傷遂至胸膈不快胃中隱隱作痛有時得食則已有時

得食反加大便甚艱小水不暢右關之脉乍弦乍遲不得調適有似錮疾之象用藥得當驅之無難若歲久日增後來必為大患大意人身胃中之脉從頭而走於足者也胃中之氣一從小腸而達於膀胱一從小腸而達於大腸者也夫下行之氣濁氣也以失調之故而令濁氣亂於胸中干其清道因是窒塞不舒其始本於病時胃中津液為邪火所燦至今津液未充火勢內蘊易於上燎所以得食以壓其火則安然邪火熾則正氣消若

食飲稍過則氣不能運轉其食而痛亦增是火不除則氣不復氣不復則胃中清濁混亂不肯下行而痛終不免也病屬胃之下脘而所以然之故全在胃之中脘蓋中者上下四傍之樞機中脘之氣旺盛有餘必驅下脘之氣入於大小腸從前後二陰而出惟其不足所以反受下脘之濁氣而撓指也夫至人之息以踵呼之於根吸之於蒂者也以濁氣上干之故究竟吸入之氣艱於歸根且以痛之故而令週身之氣凝滯不行亦非細故

也為訂降火生津下氣止痛一方以為常用之藥尚有
進者在先收攝腎氣不使外出然後濁氣之源清而勝
眈得吸引上中二焦之氣以下行想明哲知所務矣

胡貞臣曰言一病即知其處既知其處矣又知其
上下正反之因猶珠玉之光積而成照非有意映
重淵連赤極也

與黃我兼世兄書

尊夫人驚痰堵塞竅隧肝肺心包絡間無處不有三部

脉虛軟無力邪盛正衰不易開散有欲用涌劑稍吐十分之三誠為快事第細籌之此法殆不可行蓋涌法政如兵家劫營之法安危反掌原屬險道況痰迷不過片晌耳設以涌藥投之痰纔一動人即暈去探之指不得入咽之氣不能下藥勢與病勢相扼轉致連日不甦將若之何無已如丹溪所云懼吐者宜消息下之乎不知竅隧之痰即導之下行萬不能導徒傷脾氣痰愈窒塞此法亦不可用也為今之計確以理脾為先脾氣者人

身健運之陽氣如天之有日也陰凝四塞者日失其所
痰迷不省者脾失其權耳理脾則如烈日當空片雲纖
翳能掩之乎其次莫如清肺肺為將帥之官氣清則嚴
肅下行氣下行則痰之藉為堅城固壘者方示以瑕而
可用其攻擊之力所謂攻堅則瑕者亦堅攻瑕則堅者
亦瑕是也今四末腫麻氣壅已甚尤不可不亟亟矣其
理脾之法須藥餌與飲食相參白飯香蔬茗茗便為佳
珍不但滑膩當禁即粥亦不宜食以粥飲之結為痰飲

易易耳不但雜食當禁即飯食亦宜少減以脾氣不用以消穀轉用之消痰較藥力萬萬耳其辛辣酒脯及煎燂日曝之物俱能傷肺並不宜食至於用藥第自有節次矩矱俟日漸輕安來春方奏全最也緣此病人不識治前賢亦未見高出手眼第思之累日竊以為要領在是所以必欲持久者與金城方畧同意且先除協從後殲巨魁自勢所不易捷得之事惟臺兄裁奪進教毋謂小恙過矜迂遠不切幸孔幸孔

驚痰之來始於肝膽冬月木氣歸根不敢攻治故但以理脾藥平調必至春月木旺纔用四君子湯加龍膽草蘆薈代赭石黃連青黛等藥為丸服之痰迷之症果獲全瘳此後不發

胡卣臣曰情形方畧指畫無遺古名將中求其人不可多得也

辨黃鴻軒臂生癰癰之症并治驗

黃鴻軒手臂忽生癰癰漫腫無頭痛極莫耐外科醫者

咸謂熱毒所致揆之平素淡泊明志寧靜居心絕無生
熱致毒之因究莫識其所起也尊公我無謂昌善議病
盍舍樽俎而一代庖人乎昌曰吾議此症請先為致賀
後乃言之瘡瘍之起莫不有因外因者天行不正之時
毒也起居傳染之穢毒也內因者醇酒厚味之熱毒也
鬱怒橫決之火毒也治火毒與治諸毒原自天淵蓋火
與元氣勢不兩立以寒涼折之則元氣轉漓矣鴻軒於
四者總無其因不問知為胎毒之餘也凡人稟受天地

之氣有清濁之不同惟純粹以精之體其福澤壽筭俱不可限量然從父母構精而有身未免夾雜慾火於形骸所賴者惟在痘瘡一舉暗將所藏慾火運出軀外復其粹精之恒體如鑛金相似必經紅爐煅煉而渣滓與精瑩始分之為兩吾嘗以此法觀出痘者之眸子七八日後眼開之時黑白分明者精金也赤筋紅膜包裹者混金也至於瞳人模糊神光不現則全非金矣鴻軒幼時出痘太多元氣不能充灌又為雜症所妨臟腑中之

火毒雖盡而軀壳間之畱滯猶存所以痘癰之發必於手足之委中曲池者則以零星小毒無處可容而潛避於呼吸難到之處耳今之癰癰正當委中之穴其為痘毒何疑毒伏肘腋之下原無所害但粹精之體微有夾雜是亦寶鑑之纖塵白璧之微類也日者太和元氣充滿周身將十五年前之餘滓盡欲化為膿血而出他人見之為毒吾蚤已卜其為興者機矣豈有暢於四肢而不發於事業者哉治法外用馬齒莧熬膏攻之速破內

用保元湯托之盡出仍以痘癰門藥為治即日自當痊
愈必不似瘡毒之曠日持久但不識症而以治瘡毒寒
涼瀉火諸藥投之適以增楚貽患耳孰謂外科小恙可
無樽俎折衝之人耶如法治之潰出膿水甚多果不用
生肌長肉而自愈

胡貞臣曰以慧心辨症竟出恒理而降衷所以不
齊受衷所以相遠之故盡追毫端治火一法鑛金
一喻驗目一訣種種指示俱足令人心開神爽

論士大夫喜服種子壯陽熱藥之誤

人生有性分之樂有勢分之樂有形體康健之樂性分之樂四時皆春萬物同體雖環堵蕭然而樂在也雖五官弗備而樂在也雖貧賤患難而樂亦在也谿山風月有我便是主人木石禽魚相親悉為好友何取溺情枕席肆志淫佚也哉即造物小兒無所施其播弄矣至於勢分之樂與康健難老之樂惟福厚者始兼有之蓋得貴之與得壽其源若有分合兩途少年芘撲不凋此壽

基也而嫌其精采不露髻鬢機神流動此貴徵也而嫌其渾敦太鑿此其間半予天半予人而後天奉若之功不知費幾許小心然後可凝休而永命故在得志以後既知此身為上天托畀之身自應葆精蓄神以答天眷若乃女愛畢席男歡畢輸竭身中之自有而借資於藥餌責效於眉睫致宵小無知之輩得陰操其禍人之術以冀捷獲雖前代有房中秘術而今則斷不可矣蓋今者舉世盡趨於刻露人皆無渾和之氣復以躁急之藥

濟之幾何不喪亡接踵乎此道惟岐黃言之甚悉但仕宦家不肯細心究討耳其云凡陰陽之道陽密乃固兩者不和如春無秋如冬無夏是故因而同之是謂聖度此段經文被從前註解埋沒不知乃是明言聖人於男女之際其交會之法度不過使陽氣秘密乃得堅固不洩耳然而陰陽貴相和有春無秋是無陰也有冬無夏是無陽也所以聖人但調其偏以歸和同允為交會之法度而已夫聖人太和元氣生機自握我觀夫調琴弄

瑟考鐘伐鼓雖閨壺之性情克諧而況於己身之血氣
禮陶樂淑仁漸義摩雖民物之殷阜坐致而況於一人
之嗣胤所以凡為廣嗣之計者其用藥之準但取純王
以召和無取雜霸以兆戾也而經文又云陰平陽秘四
字尤足互暢其義蓋陰得其平而無過不及然後陽得
其秘而不走洩也此可見陽之秘密乃聖神交會所首
重然欲陽之秘密即不得不予其權於陰正以陽根於
陰培陰所以培陽之基也今人以峻烈之藥刮盡其陰

以為培陽益以房幃重耗漸至髓消肉減神昏氣奪毛
瘁色夭尚不知為藥所悞可勝悼哉向見一浙醫宋姓
者在京師製成大顆彈丸遍送仕宦托名臍帶胎髮其
實用煉過硫黃在內服之令人陽道驟堅可喜未幾燥
病百出吾鄉諸大老受其禍者厯厯可指近遊鹿城聞
張鴻一孝廉以進紅鉛傷腦而日夜精流不止蓋腦為
髓海腦熱而通身之髓盡奔究竟熱未除而髓先竭骨
痿艱行矣至婁過天如先生舊宅見鼻中濁涕凡落板

壁者深黃之色透入木中剗刷不除詢之亦由服種子
熱藥所致後以傷風小恙竟至不起噫嘻腦熱已極蒸
涕為黃出鼻之熱尚能透木從不省悟至熱極生風尚
治外而不治內也復何言哉吾鄉劉石閣先生服熱藥
而病消渴醫者鄧橘存堅令服六味地黃湯千劑果效
蓋得於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之旨也高郵袁體仁種子
經驗方皆用陰陽兩平之藥蓋得於陰平陽秘之旨也
此老於醫而審於藥者因并表之又方士取黑鉛之水

名為神水金丹以惑人凡痰火之病初得其下行之力亦覺稍爽而不知鉛性至燥轉致剗陰為害反大又有用蒸臍之藥名彭祖接命之法者夫臍為人之命根以麝香硫黃附子等大熱散氣之藥加艾火而蒸灼幸而不中真氣尚無大害若蒸動真氣散越不收擾亂不寧有速斃耳聞婁中老醫穆雲谷嘗誨人曰蒸臍一法有損無益斷不可行旨哉言矣亦并表之

胡貞臣曰艱嗣之故有五一日性偏刻好發人陰

私一曰好潔遇物多不滿意處一曰慳吝持金錢
不使漏一線一曰喜變童非其所用肝筋急傷一
曰多服熱劑鑠真陰而盡之嘉言此論曲暢經旨
以闢方士之謬而破輕信之惑真救世之藥言也
論治傷寒藥中宜用人參之法以解世俗之惑

傷寒病有宜用人參入藥者其辨不可不明蓋人受外
感之邪必先發汗以驅之其發汗時惟元氣大旺者外
邪始乘藥勢而出若元氣素弱之人藥雖外行氣從中

餒輕者半出不出留連為困重者隨元氣縮入發熱無
休去生遠矣所以虛弱之體必用人參三五七分入表
藥中少助元氣以為驅邪之主使邪氣得藥一湧而去
全非補養虛弱之意也即和解藥中有人參之大力者
居間外邪遇正自不爭而退舍設無大力者當之而邪
氣足以勝正氣其猛悍縱恣安肯聽命和解耶故和解
中之用人參不過藉之以得其平亦非偏補一邊之意
也而不知者方謂傷寒無補法邪得補彌熾斷不敢用

豈但傷寒一症即痘疹初發不敢用癰疽初發不敢用
中風中痰中寒中暑及癰疽產後初時槩不敢用而虛
人之遇重病一切可生之機悉置之不理矣古今諸方
表汗用五積散參蘇飲敗毒散和解用小柴胡湯白虎
湯竹葉石膏湯等方皆用人參皆藉人參之力領出在
內之邪不使久畱乃得速愈為快奈何世俗不察耶獨
不見感入體虛之人太熱呻吟數日間燠盡津液身如
枯柴初非不汗之汗之熱不退後非不和之下之和之

下之熱亦不退醫者技窮委身而去不思內經所言汗出不為汗衰者死三下而不應者死正謂病人元氣已漓而藥不應手耳夫人得感之初元氣未漓也惟壯熱不退灼乾津液元氣始漓愚哉愚哉倘起先藥中用人參三五七分領藥深入驅邪即刻熱退神清何致汗下不應耶況乎古今時勢不同膏梁藜藿異體李東垣治內傷兼外感者用補中益氣加表藥一二味熱服而散外邪有功千古姑置不論止論傷寒專科從仲景以

至於今明賢方書充棟無不用人參在內何為今日醫家單單除去人參不用以阿諛求容全失一脉相傳宗旨其治體虛病感之人百無一活俟閤君對簿日知之悔無及矣乃市井不知醫者又交口勸病人不宜服參日覩男女親族死亡曾不悟旁操鄙見害之也謹剖心瀝血相告且誓之曰今後有以發表和中藥內不宜用人參之言悞人者死入犂耕地獄蓋不當用參而用之殺人者皆是與黃耆白朮當歸乾薑肉桂大附子等藥

同行溫補之悞所致不與羌獨柴前芎桔芷苓羔半等藥同行汗和之法所致也汗和藥中兼用人參從古至今不曾傷人性命安得視為砒鴆刀刃固執不用耶最可恨者千百種藥中獨歸罪人參君主之藥世道人心日趨於疾視長上其醞釀皆始如此昌安敢與亂同事而不一亟辨之乎

附人參敗毒散註驗

嘉靖己未五六月間江南淮北在處患時行瘟熱

病沿門闔境傳染相似用本方倍人參去前胡獨活服者盡效全無過失萬厯戊子己丑年時疫盛行凡服本方發表者無不全活又云饑饉兵荒之餘飲食不節起居不常致患時氣者宜同此法

昌按彼時用方之意倍加人參者以瘟氣易染之人體必素虛也其用柴胡即不用前胡用羌活即不用獨活者以體虛之人不敢用複藥表汗也饑饉兵荒之餘人已內虛久困非得人參之力以驅邪邪必不

去所以服此方者無不全活當崇禎辛巳壬午時疫盛行道殣相藉各處醫者發汗和中藥內惟用人參者多以活人更有發痧一症最毒惟用人參入消痧藥內全活者多此人人所共見共聞者而庸愚之執着不破誠可哀也又有富貴人平素全賴參朮補助及遇感發尚不知而悞用譬之賊已至家閉門攻之反遭凶禍者有之此則悞用人參為溫補不得借之為口實也

胡貞臣曰將傷寒所以用人參之理反覆辨論即
婦人孺子聞之無不醒然此立言之善法也

論吳聖符單腹脹治法

聖符病單腹脹腹大如箕緊硬如石胃中時生酸水吞
吐皆然經年罔效蓋由醫輩用孟浪成法不察病之所
起與病成而變之理增其勢耳昨見雲間老醫煎方厖
雜全無取義惟腎氣丸一方猶是前人已試之法但此
病用之譬適燕而南其指也夫腎氣丸為腫脹之聖藥

者以能收攝腎氣使水不泛溢耳今小水一晝夜六七
行溝渠順導水無泛溢之虞也且謂益火之源以消陰
翳耳今酸味皆從火化尚可更益其火乎又有指腹脹
為食積用局方峻攻尤屬可駭僕不得不疏明其旨夫
聖符之疾起於脾氣不宜鬱而成火使當時用火鬱發
之之法升陽散火病已豁然解矣惟其愈鬱愈湮漸至
脹滿則身中之氣一如天地不交而成否塞病成而變
矣症似無火全以火為之根不究其根但治其脹如櫛

榔厚朴萊菔子之類皆能耗氣助火於是病轉入胃日漸一日煎熬津液變成酸汁胃口有如醋甕胃中之熱有如麴蘖俟穀飲一入頃刻釀成酢味矣有時新穀方嚥舊穀即為进出若互換者緣新穀芳甘未變胃愛而受之其酸腐之餘自不能畱也夫人身天真之氣全在胃口今暗從火化津液升騰屑越已非細故況土曰稼穡作甘者也木曰曲直作酸者也甘反作酸木來侮土至春月木旺時必為難治及今可治又治其脹不治其

酸曾不思酸水入腹脹必愈增不塞源而過流其勢有止極耶試言其緊治火無過虛補實瀉兩法內鬱雖宜從補然甘溫除熱瀉火之法施於作酸日其酸轉增用必無功故驅其酸而返其甘惟有用剛藥一法剛藥者氣味俱雄之藥能變胃而不受胃變者也參伍以協其平但可用剛中之柔不可用柔中之剛如六味丸加桂附柔中之剛也於六味作酸藥中入二味止酸藥當乎不當乎剛中之柔如連理湯丸是也剛非過剛更有柔

以濟其剛可收去酸之績矣酸去而後治脹破竹之勢已成迎刃可解錮疾頓蠲脾君復辟保合太和常有天命矣孰是用藥者後先銖兩間可無審乎

善後多年聞用黃栢知母之屬始得全效更奇剛之柔諸藥為丸服之胸中如地天交而成泰爽不可言脹病遂不勞餘力而愈

論善後之法

門人請曰吾師治病每每議先於藥究竟桴鼓相應纖

毫不爽今果酸止脹消臍收腹小奏全績矣不識意外
尚有何患懇同善後之法究極言之答曰悉乎哉問也
內經病機劉河間闡發頗該至於微芒要渺不能言下
盡傳吾為子益廣其義夫病有逆傳順傳種種不同所
謂病成之機則然至於病去之機從來無人道及前論
聖符之病乃自脾入傳於胃今酸去脹消亦自胃復返
於脾故善後之法以理脾為急而胃則次之其機可得
言也設胃氣未和必不能驅疾惟胃和方酸減穀增漸

復平人容蓄之常然胃喜容蓄脾未喜健運倦怠多睡
惟樂按摩者有之受食一盞身若加重受食三盞身重
若加一鈞者有之步履雖如常候然登高涉險則覺上
重下輕舉足無力者有之脾陽弗旺食後喜漑沸湯借
資於有形之熱者有之其病之餘夏熱為瘧秋清為瘧
燥勝脾約濕勝脾泄者有之故理脾則百病不生不理
脾則諸疾續起久之仍入於胃也至若將息失宜飲食
房勞所犯脾先受之猶可言也設忿怒之火一動則挾

木邪直侵胃土原病陡發不可言也語以一朝之忿亡身及親為惑垂戒深矣又其始焉酸脹胃中必另創一膜囊如贅疣者乃肝火沖入透開胃膜故所聚之水暗從木化變酸久久漸滿膜囊垂大其腹之脹以此為根觀其新穀入口酸物迸出而芳穀不出及每食飴糖如吸筒入喉酸水隨即湧出皆可徵也若非另一窠臼則其嘔時宜新腐並出如膈氣之類何得分別甚清耶昨遊玉峯渠家請授他醫調攝之旨及語以另闢膜囊其

醫不覺失笑曰若是則先生真見隔垣矣吁嗟下士聞道固若此乎訂方用六君子湯煎調赤石脂末其醫不解豈知吾意中因其膜囊既空而以是填之俾不為異日患乎吾昔治廣陵一血蠱服藥百日後大腹全消左脇肋始露病根一長條如小枕狀以法激之嘔出黑汚斗許餘從大便泄去始消每思蠱脹不論氣血水痰總必自闢一字如寇賊蟠據必依山傍險方可久聚內經論五臟之積皆有定所何獨於六腑之聚久為患如鼓

脹等類者遂謂漫無根柢區界乎是亦可補病機之未逮

附窠囊証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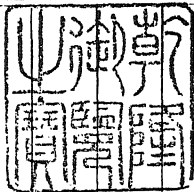
許叔微本事方曰微患飲癖三十年始因少年夜坐寫文左向伏几是以飲食多墜左邊中夜必飲酒數杯又向左卧壯時不覺三五年後覺酒止從左下有聲脇痛食減嘈雜飲酒半盞即止十數日必嘔酸水數升暑月止右邊有汗左邊絕無遍訪名醫及海上

方間或中病止得月餘復作其補如天雄附子礬石
利如牽牛甘遂大戟備嘗之矣自揣必有癖囊如水
之有科臼不盈科不行但清者可行而濁者停滯無
路以決之故積至五七日必嘔而去脾土惡濕而水
則流濕莫若燥脾以去濕崇土以填科臼乃製蒼朮
丸服三月而疾除由此觀之痰飲小患尚有科臼豈
脹滿大病反無科臼乎但許公酸水積至數升必盡
嘔去故不下滲於腹若聖符則積之經年腹中已容

數斗喉間連穀上湧者不過數口而已向非吾先治胃中酸水腹內再加一年之積乎然腹中之事言之反涉於誕其不以為功也宜矣昔賢自病三十年始悟今之醫輩視人猶己者有幾況已病亦不知所由耶其更數手而不能為善後計者總之未透此一關耳

胡貞臣曰認病機處遡流窮源若河漢莫可紀極然實鑿鑿有據不涉影響覺十年讀書三次折肱

者未必具此手眼



寓意草卷四